

立法會

研究梁振英先生以西九龍填海區概念規劃比賽 評審團成員身份在該比賽中的參與 及相關事宜專責委員會

第二次研訊的逐字紀錄本

日期： 2012年3月20日(星期二)
時間： 上午9時
地點：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3

出席委員

葉國謙議員, GBS, JP (主席)
鄭家富議員(副主席)
黃宜弘議員, GBS
石禮謙議員, SBS, JP
李永達議員
何秀蘭議員
林大輝議員, BBS, JP
陳茂波議員, MH, JP
梁美芬議員, JP
謝偉俊議員, JP
陳淑莊議員
黃毓民議員

其他列席議員

吳靄儀議員
黃定光議員, BBS, JP
劉秀成議員, SBS, JP
陳偉業議員

證人

公開研訊

西九龍填海區概念規劃比賽評審團成員

梁振英先生, GBM, GBS, JP

(梁振英先生並沒有對其證供的逐字紀錄本置評或提出任何更正。)

Legislative Council

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Mr LEUNG Chun-ying's Involvement as a Member of the Jury in the West Kowloon Reclamation Concept Plan Competition and Related Issues

Verbatim Transcript of the Second Hearing
held on Tuesday, 20 March 2012, at 9:00 am
in Conference Room 3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Complex

Members present

Hon IP Kwok-him, GBS, JP (Chairman)
Hon Andrew CHENG Kar-foo (Deputy Chairman)
Dr Hon Philip WONG Yu-hong, GBS
Hon Abraham SHEK Lai-him, SBS, JP
Hon LEE Wing-tat
Hon Cyd HO Sau-lan
Dr Hon LAM Tai-fai, BBS, JP
Hon Paul CHAN Mo-po, MH, JP
Dr Hon Priscilla LEUNG Mei-fun, JP
Hon Paul TSE Wai-chun, JP
Hon Tanya CHAN
Hon WONG Yuk-man

Other Members in attendance

Dr Hon Margaret NG
Hon WONG Ting-kwong, BBS, JP
Prof Hon Patrick LAU Sau-shing, SBS, JP
Hon Albert CHAN Wai-yip

Witness

Public hearing

Mr LEUNG Chun-ying, GBM, GBS, JP

Member of the Jury in the West Kowloon Reclamation Concept Plan

Competition

(Mr LEUNG Chun-ying has not made any comments on or proposed any corrections to this verbatim transcript of his evidence.)

主席：

早晨，"研究梁振英先生以西九龍填海區概念規劃比賽評審團成員身份在該比賽中的參與及相關事宜專責委員會"今天的公開研訊現在開始。

首先歡迎各位出席。這次是第二次公開研訊。專責委員會在執行職務時，獲立法會授權，根據《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第382章)第9(2)條，行使該條例第9(1)條所賦予的權力，傳召證人及索取資料，以進行研究。今天向專責委員會作證的證人，是西九龍填海區概念規劃比賽評審團的成員梁振英先生。早晨。

首先，我請大家留意，整個研訊過程必須有足夠的法定人數，連同主席在內要有4位委員。

《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所賦予的特權，只適用於研訊的過程。所有議員，包括非專責委員會委員的議員，都應該避免在研訊過程以外的場合發表與研訊有關的意見。我想藉此機會提醒旁聽今天研訊的公眾人士及傳媒，在整個研訊過程以外場合披露研訊中提供的證供，將不受《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所保障。因此，如有需要，各位人士和傳媒應就他們的法律責任，徵詢法律意見。此外，專責委員會已決定證人須在宣誓後才接受訊問，所以稍後我將會根據《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第11條為證人監誓。

在稍後的過程中，我會要求證人除宣誓外，亦就他曾向專責委員會提交的陳述書作出確認，把這些資料納入為這次研訊的證供。專責委員會已同意，為方便公眾跟隨研訊的進行，當證人確立了他提交的陳述書作為他的證供之後，我們會將該份陳述書公開給在場的公眾人士及傳媒。此外，專責委員會亦已決定，所有經專責委員會同意公開的文件及證人的陳述書，會盡快上載至立法會網頁，供公眾查閱。

專責委員會已同意證人的要求，可有陪同人士出席今日的研訊。梁振英先生的陪同人士為陳家駒先生及薛建平律師。請注意，陳先生及薛先生不可——是不可——向專責委員會發言。

專責委員會決定證人須宣誓作供。我現在以專責委員會主席的身份，負責為證人監誓。

我現在請梁振英先生。梁先生，你可選擇以手按聖經以宗教形式宣誓或以非宗教形式宣誓。請梁先生站立並依照在你面前的誓詞宣誓。梁先生。

西九龍填海區概念規劃比賽評審團成員梁振英先生：

本人，梁振英，謹以至誠，據實聲明及確認，本人所作之證供均屬真實及為事實之全部，並無虛言。

主席：

好，多謝。

梁先生，你曾分別在3月16日及3月19日向專責委員會秘書提供兩份證人陳述書，即專責委員會文件第W5(C)及W6(C)號。你現在是否正式向專責委員會出示該兩份證人陳述書作為證據？

梁振英先生：

主席，是的。

主席：

梁先生，陳述書中的"梁先生"是否就是你本人？

梁振英先生：

是我本人。

主席：

OK。為方便列席的公眾人士跟隨專責委員會的程序，我會將閣下的陳述書向他們公開。你對你的陳述書有沒有現時、即時的補充呢？

梁振英先生：

沒有。

主席：

多謝梁先生。

我在此想提醒各位委員，根據專責委員會的《工作方式及程序》第16及17段，在公開研訊中，委員只應為確立與此次研訊有關的事實而提問。第四屆行政長官的選舉日是2012年3月25日。請委員注意，專責委員會執行其職責時，須充分顧及委員會的公信力，不會令人以為立法會利用專責委員會的公開程序影響任何人的選情。故此，請委員嚴格遵守專責委員會的工作方式及程序，在公開研訊中不要發表意見或作出陳述。

我會決定某條問題或某項證據是否與專責委員會的職權範圍有關，以及是否屬於研訊範圍。我亦有酌情權，決定某條問題是否屬於跟進問題，以及應否容許委員提出該問題。

就今天的研訊，梁振英先生，你會否先行作出陳述呢？

梁振英先生：

主席，我會。

主席：

好的，請梁先生你先行陳述。

梁振英先生：

多謝主席。

主席、各位委員，多謝專責委員會的安排，讓我今天有機會在立法會專責委員會的公開研訊中作證。我重申，我尊重立法會的決定，我願意全面配合專責委員會的工作。

過去一星期，我要為兩場行政長官候選人的公開辯論及答問做準備，亦向專責委員會呈交有關西九龍填海區規劃概念設計比賽的陳述書，並為今天的會議做準備。

我在上星期六的傍晚，才從立法會取得專責委員會的一疊文件，文件是比較多的。雖然這陣子工作比較緊張，時間亦比較緊迫，但我仍然盡量翻閱所有文件。事實上，昨晚我翻閱立法

會提供的文件到大概凌晨2時，昨晚睡了大概三、四小時。今天委員會安排4小時向我提出問題，我相信有助消除各位委員及公眾可能有的疑慮。所以，我十分樂意配合。

由於最近一段時間的事情較多，所以如果我的回應比較慢、未如理想，亦希望各位委員包涵。

我已經向委員會提交了兩份陳述書，第一份是本月16日簽發的，內容是對有關事實的表述；第二份是昨天——即19日——發出的，是我對相關事項的補充表述。分拆為兩份的主要原因，是由於立法會秘書處本月13日書面要求我在16日提交書面陳述，而當天我仍未收到政府提交專責小組的書面證詞及文件，我在17日——即上星期六——專責委員會首次研訊之後，收到能公開部分的文件副本。我經過粗略的審閱之後，發出第二份陳述書，對相關事項作出補充表述。對於這個做法——分開兩次提交書面陳述——希望主席及委員諒解。

同時，由於時間緊絀，而大部分原材料和文件都用英文撰寫，因此我兩份陳述書都用英文，希望稍後有時間和有需要時，再翻譯成中文。根據專責小組程序18(c)條，我首先作出如下扼要陳述，之後我歡迎各位委員的提問，我會再逐點回答各位委員的問題。

第一點，這個比賽——西九龍填海區概念規劃比賽——它的本質是一個國際性的建築設計比賽，比賽委員會……籌委會……比賽籌委會發出的官方介紹文件中清楚指出，這個設計比賽及其後的西九發展計劃並無關連——"並無關連"這4個字的英文原文是"no linkage"——因此，坊間所謂這個西九比賽關乎200億元的延後利益是不正確的。

第二點，建築設計比賽需要工料測量，以評估整個建築物的造價。戴德梁行的主要業務是產業測量，包括地價評估，而地價資料並非參賽的要求。至今我尚未看過楊經文則師向比賽籌委會送交的參賽文件——我知道我的助理人員曾經向委員會提出要求，我亦知道委員會亦將這項要求向政府轉達——我希望能夠看到楊經文則師向比賽委員會送交的該份完整的參賽文件。我到現在仍不知道戴德梁行當日提供的地價資料最終是

否有被楊經文則師在其最後呈交的參賽文件中被引用，又或者如何被引用。

第三點，我在2001年3月被邀請並接受成為評審委員之一。到了第二年，2002年2月21日星期四，在Mr Eric JOHNSON (莊誠先生)發給我的電傳信件中，才第一次提出申報"利益衝突"的要求和規則，申報期限是兩日後的2月23日 —— 是星期六 —— 因此，時間上比較倉促，而評審工作就在隨後一天，即2002年2月24日，已經正式開展。

第四點，我作出申報聲明的性質又是甚麼呢？在過去一個多月，政府官員、傳媒和社會人士對申報"利益"，即是declaration of interest，還是申報"利益衝突"，即是declaration of conflict of interest，各有各的說法，莫衷一是。簡單地說，如果有人問我："CY，你有沒有公司利益，例如公司董事或公司股東等？"我當然會回答："有！"。但是，如果你問我："CY，有沒有你作為董事或股東的公司與西九比賽上有利益衝突？"以我當時 —— 亦即填表那天，2002年2月25日的認知 —— 我會回答"沒有！"。

回顧當時我對2002年2月21日莊誠先生(Mr Eric JOHNSON)的信，以及該份申報表格的即時判斷，該份申報表是conflict of interest declaration的申報表，是一份利益衝突的申報表。我當時的申報，是以我作為董事及大股東的公司，與西九比賽有沒有利益衝突的存在和可能。政府在2012年2月24日，今年2012年2月24日致立法會的信中，把要求說成是"利益申報(declaration of interest)"。莊誠先生在專責小組作證時，又用了"表面未披露的利益衝突"申報，到底是否申報表的陳述模糊，令我和多位評審員都理解錯誤了呢？

第五點，籌委會當年並沒有認為我有漏報利益衝突，亦沒有質疑我的誠信。事後籌委會只要求我作出補充申報，英文原文是supplementary declaration，亦沒有要求我重新填寫申報書，將DTZ列為參賽隊伍之一。

曾德成局長回應立法會議員質詢時表示，我引述他的兩句說話："我們翻查檔案所見，檔案無任何地方提及誠信問題。"剛才說的是引述曾德成局長的說話。

第六點，我重申，我從來沒有隱瞞，亦從來沒有要求曾俊華先生或其他官員隱瞞這次取消楊經文則師作品一事的始末。同樣地，我從來沒有要求任何人隱瞞我填報利益衝突申報表方面的事，從來沒有。

第七點，有關比賽評審投票紀錄顯示所謂我對楊則師的作品"情有獨鍾"。其實，所有參賽作品都是不記名的，我不可能知道作品的作者是誰，其他的評審員亦有"情有獨鍾"的情形，這是不足為奇的。有關我跟DTZ當年的情況，作為評審，作為參賽者，甚至作為籌委各方，在比賽中如何監察及避免利益衝突等，我亦有在書面陳述中作出表述。

第八點，事件在10年前通過正當程序(due process)查訊，本來已經完結，現在立法會提出要研究這件事，我願意全面配合。

有幾點，我希望提出來供大家參考。

今年2月16日，香港的《太陽報》報道了一篇當年擔任比賽的一名外國評審員Professor Peter DROEGE的訪問稿。Professor Peter DROEGE在接受專訪時強調，當時並無發現任何不尋常的情況。

今年2月11日，香港的《南華早報》訪問楊經文則師，即有關參賽作品的則師，我引述英文《南華早報》報道的一段：YEANG(即楊經文則師)said, "In the haste in making a competition submission, we may not have informed Mr LEUNG or his colleagues that his firm was named in the submission."大概的意思是，由於要準備呈交參賽作品的時間比較倉促，我們有可能沒有通知梁先生或者他的同事，告訴他們其公司在參賽作品中被指為.....或其名稱出現在參賽作品當中。

劉秀成教授亦公開說過，相信我本人當年並非存心漏報，他說："有心就不會將公司名稱放入信封。"意思就是說參賽時候，把DTZ的名稱放在參賽作品的文件中。

最近，楊經文則師多番確認與我並不認識。香港LWK & Partners —— 是參賽隊伍中的一間香港建築師事務所 —— 亦作出書面聲明，指未曾與DTZ接觸關於比賽的任何事情，亦沒有邀請DTZ作為比賽的顧問。此外，LWK & Partners

的股東及董事亦不認識我本人。這是LWK & Partners的書面聲明。威寧謝工料測量師亦發表聲明，指與DTZ之間在比賽一事上，亦沒有任何利益或業務協定。

楊經文則師在他的參賽文件中將DTZ列為物業顧問，因此被取消參賽資格。如果我要隱瞞DTZ是參賽團隊的成員，或者希望楊經文則師勝出，他更加不應該，亦不會在參賽文件中把DTZ列為參賽團隊的成員。主席先生，我相信專責委員會能夠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則處理這件事，還我清白，多謝。

主席：

多謝梁先生。梁先生，我想問問你……

謝偉俊議員：

由於梁先生讀出較長的……

主席：

我接着會處理，我接着會處理。

謝偉俊議員：

……可否要個副本？

主席：

梁先生，就你剛才的發言，我看到你有份講稿，可否給我們即時讓公眾或議員能夠比較詳盡看一看？

梁振英先生：

我在讀出來的時候有部分自己改了一下，我可否在修正後……因為相信專責委員會有錄音紀錄，可否在修改後再給委員會？

主席：

你會不會……

梁振英先生：

花兩、三分鐘便可以了。

主席：

這樣.....我覺得.....好吧，或者也請你待會兒把講稿交給我們，再讓其他同事也能看到。

我想先以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向梁先生提出第一個問題，希望梁先生也能作出回應。在西九填海區的概念規劃比賽中，從開始到結束期間，梁先生，你作為戴德梁行的董事總經理及主要股東，主要的職責是甚麼呢？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在戴德梁行當時的架構中，有哪些人員需要向董事總經理匯報呢？第三個問題，以甚麼方式匯報？梁先生有否出席戴德梁行的工作會議？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主席，在我的書面陳述當中是有的，你容許我花少許時間找出來。

主席，首先，我在今年1月31日已經正式離開戴德梁行。10年前我的職務，我盡我自己的回憶回答主席你的提問。我在當時是戴德梁行的執行主席，我是負責整個北亞地區的工作，而北亞地區當時仍未包括日本。我一部分的工作是把業務拓展到日本，所以，當年其中一項比較繁重的工作，就是在日本收購一間當地的測量師行，而中國大陸亦是我們公司發展的一個新的市場。因此，我主要的工作是公司的策略性發展，包括負責北亞地區及東南亞地區有一間公司.....東南亞地區有一間公司叫做Edmund Tie & Company，將北亞地區及東南亞地區這兩間公司組成一間全亞洲公司的工作。還有的是，我還是一間合作的全球性公司的董事。所以，總的來說，我的工作主要是拓展世界各地的業務，包括收購及合併，以至企業重組。

除了戴德梁行DTZ的工作外，我大概有四、五成的時間花在公職上。主席，這些包括行政會議的工作，包括當時作為嶺南大學校董會主席及其他一系列公職的工作，這方面佔了四、五

成。大概有三成時間是香港以外的戴德梁行的工作，所以，香港的工作大概佔不足兩成的時間。我在香港負責的具體管理工作是怎樣的呢？視乎甚麼部門，一些新的部門，我花的時間會比較多；一些上了軌道，尤其是一些業績比較好的部門、大的部門，我基本上是沒有參加管理工作的。

主席：

梁先生，我在資料中看到，你本身是否也是董事總經理的職責？我剛才聽到你只提及你是亞太區……北亞地區的執行主席。那時的資料顯示你是一名董事總經理，這會否是資料上有出入呢？

梁振英先生：

我是有……這對不起，主席。

主席：

並且，我還有一個問題，他們以甚麼方式向你本人……如果你這是這個職位的情況之下，是以甚麼方式向你匯報呢？

梁振英先生：

具體那天、那段時間，我的職稱是董事總經理還是執行主席，我已忘記了。當然我亦可以翻查，如果主席你認為是重要的話。但是，主要是甚麼……重要是甚麼呢？實質上，我是北亞地區的最高負責人，同時我是亞洲地區的主席，而北亞地區的業務，當然包括香港。

匯報的方式是甚麼呢？絕大多數是一些口頭的匯報，因為如果我要看書面的匯報的話，我們當時公司發展的規模，已經比較大，我們公司不是太多繁文縟節，而且匯報很少是關於個別我們所做的案件的匯報，主要是財務的匯報。

主席：

梁先生，你是不是都有出席整個戴德梁行的工作會議？即你們有沒有經常性的會議，或者會不會有定期的會議？

梁振英先生：

如果就香港的業務來說，基本上有定期的會議，有些時候是一個月，有些時候是6個星期，但這些業務會議不涉及個別案件。正如我剛才所說，主要是一些財務和人事的會議，包括甚麼呢？包括人事的調動、升遷那一類。

主席：

好的。其實我們在資料上顯示，在A9號文件，可能你都會有。在2002年的時候，莊誠先生提及你是當時的董事總經理，所以我想在這方面提醒梁先生。

最後一個.....我想問梁先生，在文件的A1(C)所陳述的4位戴德梁行的職員的中文名字，不知道你有沒有呢？並且來說，如果你有，可不可以提供？而這4位人員，與梁先生在工作架構上的關係是甚麼關係呢？這4位包括姓趙的執行董事、姓黃的董事、姓陳的經理，和姓鄭的經理。

梁振英先生：

姓趙這位的中文名，主席，是趙錦權，趙錦權先生，錦是錦繡的錦，權是權利的權；K B WONG，我知道讀法，不知道寫法，王／黃是"三劃王"抑或"江夏黃"，我不敢確定，KB就是.....

主席：

或者事後提供都可以。

梁振英先生：

事後提供。

主席：

都可以的。多謝。但是你.....

梁振英先生：

另外兩位的中文名，我完全不知道。

主席：

好，但他們和你在工作上，在公司架構上是甚麼關係？

梁振英先生：

K K CHIU，趙錦權先生是執行董事，當時我們公司大概有6位.....在香港有6位執行董事。而王／黃先生，這個director，就不是一般我們在公司法裏面那種公司董事的董事，而是在很多專業事務所，director只不過是一個級別，它不是董事局的董事的意思。當時公司估計會有十多個人是屬於該級別的，即使在他的部門，我相信大概都有四、五個是這個級別的。

主席：

另外兩位經理，一位姓陳的.....

梁振英先生：

兩位經理，我就完全不能夠描述了。

主席：

OK。

梁振英先生：

這個部門是比較大的一個部門，當時大概相信有五、六十人的。

主席：

好，我們就看看我們的委員，會就這方面提出甚麼提問。副主席。

鄭家富議員：

多謝主席。

梁先生，或者我想就着你的第一份證供，關於翻查自己公司.....不好意思，我今日都不是太舒服，所以會有少少痰。對於

你怎樣瞭解自己的公司有沒有利益衝突這個問題，所以你那份口供，即是W5(C)第11段，我們集中在這裏提問。因為這裏，梁先生你就說你有一個習慣……

梁振英先生：

你給我少少時間。

鄭家富議員：

好啊，好啊，好啊。趁這個時間，主席，我都要公開申報利益。剛才那位趙錦權先生是我中學的同學，不過我三十多年只見過他兩次而已，在最近，亦沒有提過聆訊的任何內容。

梁先生，或者你看一看，你說你有一個習慣是查核公司和你自己的一些可能的活動或組織的利益衝突，你就說你是打電話給一個同事，這位同事，你說在整個過程之中，你打電話給他，接着他回電給你，就發覺在你們公司的紀錄裏面，沒有任何與今次比賽的一些利益衝突。我想問一問你，這種習慣，你對於處理這些利益衝突，是不是就這樣打一個電話給一個同事，一直是這樣，這麼多年來，你參加公職，是不是？

梁振英先生：

對。

鄭家富議員：

那麼你覺得，其實這個人，是不是固定的一位人士？

梁振英先生：

不是固定的一位人士。

鄭家富議員：

不是固定的一位人士？那麼這位人士在公司之中，即譬如你……你打……這個人是甚麼職位的人士？一定有“咁上下”的職級，才可以幫你查核到的，會不會？

梁振英先生：

是，而且除了他有一定的職級之外，一般來說，他是比較高級，就是在公司工作時間比較長，我會認識的，我就會打電話找他，其他低級一些的同事，新的同事，我根本見到他，都叫不出他的名字，我就不會打電話託他幫我查。

鄭家富議員：

即是說，兩個基礎，第一，他是一個高級的職員；第二，他在公司裏年資亦比較深，對不對？

梁振英先生：

對。

鄭家富議員：

他回電給你，當然是10年前的事，但既然你一直以來都有一個這樣的習慣，這一類的職員其實都不會太多，是不是？

梁振英先生：

都有十幾個，在這個級別的人。

鄭家富議員：

有十幾個，可不可以大概.....即在你印象之中，這個在你的口供裏面.....因為你現在已不記得這個人是誰，那麼這個人我相信在某程度上，在我自己來說，在這個委員會的角度，這個人是很重要的。因為，第一，你向他詢問有沒有利益衝突，而你今天在口供裏面，你就告訴我你不記得他是誰。但是，這個人基本上是一個高級職員，以及經驗及年資比較深，十個、八個左右而已.....

梁振英先生：

十幾個。

鄭家富議員：

十幾個……多於13個，無三不成幾。

梁振英先生：

哈哈，我不……講不到。

鄭家富議員：

但是，你可不可以盡量告訴我們，因為以梁先生……我相信你明白去查一個自己有沒有利益衝突的事情，你其實是很嚴肅的，很嚴謹的。首先，你就這樣打個電話去問，你覺不覺得這樣是比較輕率的一個行動？而且你又不是問同一個人，因為公司裏面有很多人的，對吧？這個人，他的答案對於你填寫表格，是舉足輕重的。那麼，你會不會在這裏盡量……第一，真的回去再想清楚；第二，你現在回看，你用這個簡單的電話問一問，而填寫一個這麼重要的利益申報，會不會輕率了一點呢？

主席：

梁先生，不過我想在這裏停一停，我相信剛才有一種短問短答的方式。不過我們的研訊，我們希望有我主持會議方面的位置。所以，請各位得到我的同意之下才發言。梁先生。

鄭家富議員：

對不起，主席。

梁振英先生：

多謝主席。

我剛才已說過，我只有兩天時間，即21日至23日，便要填寫這張表，而且這張表——我相信稍後大家都有機會再詳細看看這張表的設計——這張表是不容易明白的。周末星期六就是原本的限期，要交回去。後來我遲了兩天，在星期一交回去。所以，時間比較倉促。

我與做這個設計比賽的技術小組，即Technical Panel的成員不同。這個技術小組成員被要求填的利益申報表或利益衝突申報表，跟我們作為評審被要求填的是一樣的。但是，似乎看過Mr Eric JOHNSON的書面陳述，他們有數星期時間。我只有——或我們評審委員只有——兩天時間，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構成利益衝突的，就是我們已經接了某個客戶的一個委託去做某一件事。一接了顧客的委託的話，幾乎無一例外是有費用收入的，成為一個job，成為一件.....成為公司一個業務，會在大簿寫下來，有一個檔案編號，有一個物業的地址或所在地等。這就是我們查核有沒有利益衝突。

無論是好像今次這件事中這種性質的利益衝突，又或是甲客戶委託了我們公司，後來有一位乙客戶亦委託我們公司做同一個物業、同一件事，有出現利益衝突的可能，都是用這個辦法去check的，就是看看這本簿裏面是否已經有人委託公司做這個物業的相關業務。所以，這是公司的制度。

主席：

鄭議員。

鄭家富議員：

主席，那麼，我想繼續問，當天你打電話給這位同事，你是如何向他.....要求他去查證的呢？你的內容，當然，可能你一字一句不能夠同樣，但請問你如何向他查證？查證甚麼？你可否在這裏說一說呢？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盡我記憶所及，如果今天我打電話去問，我都會以這方法問，就是說："請你替我check下大簿，我們有沒有正在做跟西九龍有關的任何工作"。

主席：

鄭議員。

鄭家富議員：

主席，跟西九龍有關，但因為現在這個.....閣下當時是一個評審成員，你有沒有考慮過，其實你應該更詳細說清楚，因為牽涉的利益衝突範圍可能很廣泛。

你現在回看 —— 當然我們甚麼都是 —— 究竟當時你以一個這麼簡單，而同事看過大簿，正如你的口供所說，他說沒有任何顯示。這個舉動 —— 剛才我都問過，但未回答的 —— 你是否覺得過於簡單，而忽略了有可能潛在的利益衝突呢？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主席，這個問題，以及這個問題可能帶出來的答案，跟我們現在討論的事無關，因為過於簡單或不過於簡單的做法，不是因為這本簿裏有寫，而我打電話叫同事查，疏忽看不到，又或是我應該自己去看，會看得清楚一點，又或者是寫入大簿的寫法，用一個簡單的問法問不出來。事實上，是因為這不是業務，我舊公司的同事，他當時被一家工料測量師行，即半個行家.....(鐘聲響起)。

主席：

請繼續、請繼續。

梁振英先生：

.....半個行家要求，基本上是基于友好關係，免費提供一些 —— 我稍後有機會會再說的 —— 地價資料。其實是不可能拿去應用的：你不可以拿去向銀行做按揭借錢；你不可以拿來做上市；你不可以用來做公司年報的資產價格等。做了大概半節這樣的工作，一件這樣的事情，它不是業務，因此它沒有入大

簿。它沒有入大簿，你無論多詳細查那本大簿，你都看不到有這件事在這裏。

主席：

鄭議員。

鄭家富議員：

主席，我多一條簡單的跟進，好嗎？

主席：

沒有問題、沒有問題，請繼續。

鄭家富議員：

正正因為這樣，梁先生，因為我都明白，我們盡量希望探討你的認知，因為你知道這次我們想從你的口供裏，探討究竟你是否有一個可能潛在的利益衝突你是知情不報。我們想探討"是"或"否"。

所以，從我們在你的口供和你這次做事的方法，我想再進一步問的是，既然是一個比較.....以一個規劃比賽的評審成員來說，你是否覺得，當時應該以譬如電郵或索性出一個公開的notice給同事傳閱，說"我已經成為這個評審團的成員，請大家如果有這些潛在利益衝突，都通知我或我的助理"，而不是就這樣一個電話來回便結束。

你現在回看，這一點 —— 正如我已經問了第三次 —— 你覺得用電郵處理會不會較為穩重，而不是用電話而比較輕率呢？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首先，所.....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多謝主席。

首先，所有業務都在這本大簿裏，所有業務都在這本大簿裏，而公司利益衝突的查核，這個conflict of interest checking system都是用這個制度的。我們沒有一個制度，是我現在想某件事，或是我有可能有這個身份，或是我現在已經有甚麼身份而告知全公司，請全公司的人反過來告訴我他有沒有在做甚麼，因為這樣的話，有可能將一些不必要的、不必要披露的一些機密的事情或敏感的事情，向公司其他不需要知道的人披露。

當然，我作為西九規劃設計比賽的評審，這是一個公開身份，它沒有敏感，亦沒有機密的地方。我們這麼多年做conflict of interest check，用我剛才說的公司的制度、辦法來做都沒有出過甚麼問題，因為從來未出現過一個這麼簡單的提供地價資料，是一個免費的舉動，而引起事後被人認為是有利益衝突的問題。

所以，10年後回看，回答鄭家富委員的問題，如果我們有充分時間的話，或者可以發一個電郵。但是，當時我們電郵的用處不是很普遍。但是，即使發這個電郵，鄭議員，都可能有一個問題，因為當時我們全世界各地的聯營公司很多，這是一個國際評審，如果發電郵的話，大概不只發給香港公司的同事，亦發給全世界公司的同事。因為很難說，會不會那161份參賽作品當中，來自某個外國的參賽隊伍，採用了我們當地的公司的甚麼資料，而又好像楊經文則師一樣，在我本人不知就裏的情況下，將DTZ戴德梁行填寫為參賽團隊之一。

鄭家富議員：

主席，我有一個要求，然後會讓其他同事發問。

該位職員，主席，我想透過你要求梁先生作為證人，回去盡量問問這十幾位高級職員是哪一位。因為我覺得這對於我來說，我想作為委員會，可能問一問當時這位職員的處理方法和

回應是如何。因為我覺得寫了不知名的人士在這裏，我感覺有點不完整。

我希望透過主席要求梁先生，可否回去問一問？

主席：

梁先生，你們會不會有這位人士的資料能夠提供給我們呢？

梁振英先生：

我現在完全回憶不到這人是哪一位。主席，或者我向大家提供一些背景。做這類 **conflict of interest check**，即是去查核有沒有利益衝突或者潛在的利益衝突的事情，在我本人處理公職問題上，是相當普遍的一件事。

如果你問我，譬如，不要說10年前，10個月前有某件事，我當時不為意那件事，而事後會變成立法會一個專責委員會感興趣的事，10個月前的事你問我：“當時你打電話給誰，替你看那本大簿？”，我也不一定能一下子說出來。但是，鄭家富議員提出這個要求，我從鄭家富議員的角度出發，我也覺得是合理的，我回去盡量瞭解一下。

主席：

好。剛才有鐘聲響起，主要原因是我們有大概時間，提醒委員發問了10分鐘時間。但是，這完全是以彈性處理的，這亦是根據我們上一次研訊的安排。這一點也讓梁先生知道一下。

另一方面，梁先生，你剛才的陳述書，可不可以給我們……我們其實都是以你的發言為準，我們只作這方面的參考而已。

接着有李永達議員提問。好的，謝謝。李永達議員。

李永達議員：

多謝主席。梁先生，多謝你。有幾個問題想問，我首先問關於證人陳述書……應該是第一份，第一份的第一段。這裏你的寫法是，大概在2001年3月9日……

梁振英先生：

對不起，對不起，主席，我因為……

主席：

聽不到？

梁振英先生：

……有一點作感冒，所以耳朵有點不靈光，希望……

主席：

大聲一點？

梁振英先生：

……議員可以大聲一點。

主席：

或者我們有個耳機，你可以聽的。

梁振英先生：

哦，是嗎？OK。

主席，請問李永達議員……

主席：

再重複，好嗎？

梁振英先生：

……他提到哪份文件？

李永達議員：

主席。梁先生，你清楚聽到我了嗎？我說的是證人陳述書。

主席：

即是你提供的證人陳述書.....5還是6？

李永達議員：

應該是第一份。梁先生寫得很整齊.....

主席：

W5。

李永達議員：

.....是W5(C)。

主席：

W5(C)。

李永達議員：

梁先生，你找到文件了嗎？

主席：

第幾段？

李永達議員：

第一段。

主席：

第一段，OK。

李永達議員：

梁先生，聽到了嗎？

這個段落的寫法是，你說大概在2001年3月9日，梁先生你收到一封信，有位叫做蒲先生，P L PO，是當時的比賽的聯絡人，或者政府聯絡的負責人。他說，我讀英文，"stating that the

organizers were most delighted and honoured that he had indicated his interest to act as a member of the panel of jurors for the Competition"。大概意思是，蒲先生說那個舉辦比賽的負責人，其實即是政府，是十分雀躍或者很榮幸，他說你，"he had indicated"，我不知道這個he是否指你，有興趣做這個比賽的評審員。

因為這裏寫得不是太詳細，我想問問梁先生，2001年3月9日或者這段時間，你最後如何被董先生委任成為評審委員會的成員呢？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主席，是……對不起。

主席：

請繼續。

梁振英先生：

因為有些回音，自己聽回自己的聲音很大聲。

主席：

沒有問題，你除掉耳機便可以了。

梁振英先生：

李永達委員的問題是我如何被委任。我猜測蒲先生或者布先生，總之是Mr PO這封信之後，有一封正式由政府方面過來的委任書，我相信是這個情況。但是，如果李永達議員認為這一點是重要的話，我回去要check一下才可以。

主席：

李永達議員。

李永達議員：

主席，其實我想問，當這個評審委員會成立時，是你閣下向政府當局，即是向局長，或者政務司司長、董先生，你毛遂自薦，推薦自己做委員？或者是有政府的架構，譬如說局長或者當時的高級職員，或者甚至是政務司司長、或者董先生，和你傾談過，而問你有沒有興趣擔任評審委員會成員。我想問你是哪種情況？多謝主席。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主席，我不是主動要求做評審委員的。這個委任與其他公職的委任程序一樣，是正常的委任程序，意思是，政府書面或者有人口頭——具體是口頭抑或書面，我要回去check一下才行——問我有沒有興趣，我表示有興趣，我相信有一封委任信給我的。

李永達議員：

主席。

主席：

李永達議員。

李永達議員：

梁先生不是直接回答我的問題。當然，最後會寫信邀請梁先生出任委員，是一定有這個程序。

主席：

嗯、嗯。

李永達議員：

我想問的是，未出這封信之前，是政府架構中哪一位，因為梁先生說他不是毛遂自薦，那麼政府架構中的哪一位……是曾俊華局長找你，或者當時的政務司司長找你，或者董先生口頭問你："梁先生，你有沒有興趣擔任評審委員會成員？"，是哪位政府成員呢？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主席，我再說一次，委任程序是正常的，我不是自己主動要求做的。至於有沒有哪位官員，除了這位布先生寫信，或者蒲先生寫信給我之外，有沒有哪位官員事先打電話，或者……

主席：

問過你。

梁振英先生：

……以其他口頭方式問我，我現在記不起了。

主席：

李永達議員。

李永達議員：

當然，對於蒲先生是哪一位則不記得了，我大概估計是蒲沛亮，P L PO，當然他是一位高級公務員，但我估計他不是署長，他是這個評審委員會秘書處的成員。他的職級大體上與莊誠先生差不多。莊誠先生在退休之前，是首席助理一個"甚麼"司，應該在政府架構是一個首長級，可能第三級或第二級……

主席：

……第二級。

李永達議員：

.....與第四級之間的人員。

主席：

首席就是第二級。

李永達議員：

是，我相信蒲先生大約是這個職級。我對蒲先生沒甚麼不敬，不過我估計，主席，應該不是蒲先生作出決定，找哪些人做評審委員會成員，我相信是這樣。因為這個委員會是一個很重要的委員會，它處理一個對香港文化發展的聲譽很重要的國際比賽。你看它的主席是 Lord ROTHSCCHILD，Lord ROTHSCCHILD在國際上是很知名的，其內的成員亦是很知名的。

我想多問梁先生一次，因為雖然你說這個是十一、二年前.....

主席：

10年前。

李永達議員：

.....11年前的事。我再想問梁先生一次，是哪一位政府人員透過甚麼形式，是電話、私下傾談，而問你有沒有興趣做評審委員呢？我希望你盡量想一想，是哪一位找你呢？多謝主席。

主席：

梁先生，問題清楚了？

梁振英先生：

主席，過去11年，或者過去十多二十年，我擔任各種各樣的公職，包括委員會的公職有很多，現在大部分這些公職，誰人口頭問我、有沒有口頭問我，然後才發信給我，我大部分都記不起。我不知道李永達議員問這個問題背後的問題是甚麼。但我要重申，我不是自己主動要求加入這個委員會，這一點，我

是記得的。會不會是蒲先生致電給我，或是他沒有致電給我，只是發信給我？這個我自己都記不起，因為畢竟是11年前的事，而且這個委員會亦不是一個常設的委員會，只不過是工作三、四天的一個委員會。

李永達議員：

主席。

主席：

李永達議員。

李永達議員：

主席，第一，這個委員會是一個很重要的委員會。當然，梁先生做過行政會議的成員，亦做過其他很重要架構，數量我都知道，但這個委員會找你做評審委員，而你記不起，我有點錯愕。我都記得我做房委會時，是哪位先生找我的。不過我不說出來。雖然那是20年前的事，我都記得是誰找我做房委會。因為當有重大決定要自己決定的時候，我連我和他的對話都記得。

主席，我想多問一件事，或者我問問梁先生，其實這個過程是否董先生，特首董建華先生當時透過一個聯繫，問過你有沒有興趣參加這個委員會的工作呢？

主席：

梁先生，會不會是董先生都問過你呢？

梁振英先生：

董先生是有一封信給我，是3月9日，2001年的信，便是："I write to invite you to serve as a member of the panel of jurors for the above Competition to be conducted by the Government."

李永達議員：

主席……

主席：

我都想……李永達議員。

李永達議員：

……主席，我重複……

主席：

OK。

李永達議員：

……即是說正式程序，我看完所有文件，我已知道。我只是問，在這個程序未出現之前，我們這裏在席的同事都有個別，包括你和我，都被人委任過，一定有程序是政府某一位高層——當然不是秘書問你——有一位高層問你有沒有興趣，例如說你服務房委會，你答允了，秘書處便會執行工作，寫一封信給你。當然，簽名那個一定是高層。所以我第……不知道多少次，可能第N次問梁先生，其實在這個正式程序之前，是不是董建華先生問過你，有沒有興趣出任這個評審委員會的成員呢？多謝主席。

主席：

我本身的經驗，其實我都有頗多的委任，即是出任一些法定架構或諮詢委員會，我的經歷都是會有一些主要的官員，即是會去……有一個接觸，然後來說，政府有這樣的意圖，問你會不會考慮，都有這樣的前提，然後……我相信，那位布先生或甚麼先生也好，他發出一封信都是屬於一個實質的工作，進入到去……所以，這點，梁先生，你可不可以回憶一下……

梁振英先生：

好的。

主席：

……即是現在李永達議員很清楚的問題，就是在於你之前是否有人徵求過你、詢問過你，是否願意擔任評審委員會委員？

當然，李議員直情問到是否董先生。這樣是否都……請在這方面作一個回答，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多謝主席。回憶中，董先生沒有和我……事先問我，是否願意做評審委員。如果看紀錄的話，2001年3月9日有一封信，就是蒲先生給我的信。他的信的第一段是："I refer to your telephone conversation with Mr Gordon K C SIU, Secretary for Planning and Lands, on the above Competition. We are most delighted and honoured..."so on and so forth...

這個就是剛才大家聽到那句，所以看紀錄，就是當時……是否規劃地政司？當時的中文名稱……

主席：

是，當時是蕭炯柱先生……

梁振英先生：

……規劃地政司……

主席：

……規劃地政……

梁振英先生：

……Gordon SIU(即蕭炯柱先生)，似乎紀錄所說，是蕭炯柱先生致電，請我加入這個委員會。

李永達議員：

主席。

主席：

李永達議員。

李永達議員：

我想問的是，在3月9日之前，董建華先生有沒有在任何非正式場合，行政會議之前、之後或其他場合，與梁先生談論過關於西九比賽即將進行，而他正在考慮是否推薦你做評審委員會的情況呢？

主席：

是，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就這個委員會的工作性質來說，發生在11年前的事，主席，我剛才都說過，這個委員會只是工作三、四天的委員會。如果在11年後的今天，我答李永達委員，很決斷地回答，說董先生一定沒有，我相信大家都會奇怪，為何你會對11年前的對話，可以記得這樣清楚。所以，我自己忠實的、真實的答覆就是，確實我記憶當中，董建華先生沒有與我談過關於委任我做西九評審委員或關於其他規劃設計評審工作的事。我手上的紀錄，就是3月9日蒲先生的信，是說蕭炯柱(規劃地政司)和我通電話的。

李永達議員：

主席.....

主席：

李永達議員。

李永達議員：

.....因為梁先生的口頭答覆，我不是聽得很完整。因為他一方面說他不太記得11年前的事，第二，他就.....我想問梁先生，你是否很決.....很肯定董先生在3月9日之前的非正式聚會的傾談中，並沒有和你提及或討論關於西九設計比賽的問題，不是說委任，只是設計比賽的問題，在2001年3月9日之前，有沒有和你非正式地討論過？

主席：

可否用另一個問法，即未必用3月9日作.....因為如果是這樣，可能就着一個日期，11年前的事，未必一定準確.....有沒有問過，是否可能會更加.....就着你剛才的提問，即董先生有沒有就有關西九比賽和梁先生你有所接觸、傾談過呢？我想，不用介意於時間、日期，我相信你是難答的。

梁振英先生：

是很難答的，主席，是11年前的事情。我為何有剛才的答覆給李永達議員呢？因為在我總的印象中——當然，李永達議員認為西九規劃設計比賽是一件很大的事情，這個我尊重他的看法——但在我的回憶當中，我當時與董先生在方方面面的接觸.....事實上，董先生他本人介入西九評審比賽這件事，是很少、很少的。所以你說他會否與我有甚麼事情關於這評審是要談的，或是他先找我進去評審委員會等，我覺得這個可能性真的不高。

主席：

好的。

李永達議員：

主席，我最後問一次。

主席：

好的。

李永達議員：

因為梁先生現在說了一個新資料，他說——剛才如果我聽得清楚——梁先生是說，他的記憶是董先生介入西九比賽這件事的機會是很少、很少、很少。

梁先生一直在我的印象中，在公眾說話是很小心的。你的說法並不是說董先生完全沒有介入西九比賽這件事，他只是說"很少、很少"而已。我就想問梁先生——現在你又開始記起一些

事情了 —— 那麼你指的"很少、很少"，是包括甚麼情況和例子呢？

多謝主席。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我要.....你給我少許時間，我翻閱那個.....不知道那些評審團在香港期間，董先生有沒有.....我看看.....我翻看那個評審委員會在香港那數天的活動和流程。

石禮謙議員：

主席、主席，我想.....

主席：

是的。

石禮謙議員：

.....有關我在星期六.....或者有助瞭解這些問題.....我邀請政府給我一些文件，關於他們如何邀請這班jurors，但政府今時今日仍未能把我們在星期六要求的文件交給我們。如果它今天可以給予我們有關文件，讓我們可以看得到，便不用浪費大家十多分鐘的時間，對梁先生也公平點，這是政府的行為。

為何它今時今日仍未能給予我們文件呢？這些只是很簡單的文件，是公開的文件。可不可以，主席，請你老人家.....

主席：

好的，我們再.....

石禮謙議員：

.....督促它們.....

主席：

.....再在這方面瞭解.....

石禮謙議員：

.....拿這些文件可以嗎？

主席：

好的，多謝石議員。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主席，我剛才想花一些時間看的，便是評審委員在香港的時候那數天的活動日程。我想看一看董先生會否接見他們等——這裏是沒有的。所以，我剛才的說話，我是在.....我的說話是要忠實地回答大家的問題，我不能夠說董先生絕對沒有，因為畢竟我們是在談11年前的事。

我剛才的答覆，或許可否這樣說呢？如果董先生有參加這件事、介入這件事的話，他在何時、因何事已經不在我腦海、不在我的記憶當中。所以，董先生會否在甚麼場合，在蕭炯柱先生和我同場的時候問到最近的西九比賽辦得如何？這類事情不會留在我11年後的腦海中。我就是在說那類的情況。

主席：

好的。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議員：

主席，我聽了包括你老人家在內3個委員問的問題後，再聽梁振英先生的答覆，我發覺他是必須再多來一、兩次了。

對於所有對你的質疑，即過去我們所理解你這個人，包括你在競選期間別人對你的質疑，你也是"三不"的：不記得、不知道、不明白。

我聽了你剛才的答覆，你很善於用一些語言文字來拖延時間、偷換概念、轉移視線，所以我又送"三不"給你.....

主席：

黃議員.....

黃毓民議員：

第一 —— 你先聽我說完 —— 不要揣測我們委員的動機；第二，不要評論我們提出問題的背景；第三，不要迴避問題。這"三不"送給你，聽不聽得清楚？

這個委員會是需要你據實以告，現時是傳召你來，不是邀請你來，你不可以不來。每次來到你就要據實以告，不要和我兜圈子。你可以這樣答應我，我便不會和你兜圈子，否則我比你更擅長。OK？

很簡單的，即.....

主席：

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議員：

.....因為大家不要浪費時間.....

主席：

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議員：

.....我們現在要開快車.....

主席：

.....請你提出問題，不要作這麼多陳述。

黃毓民議員：

不是，我要弄清楚一些概念……

主席：

我清楚……

黃毓民議員：

已經很清楚了嗎？我又要梁先生很清楚的，對嗎？你的表達能力或許不比我強很多……

主席：

行了，請你問……

黃毓民議員：

……你喜歡兜圈子，我一定陪你兜圈子，不要浪費時間，對嗎？所以，再說一次，不要揣測委員的動機。這個會一開，你便一定要相信這個會的公正。這個會不公正，公眾便會評論，OK？這是很清楚的。不要評論我們提出問題的背景；第三，不要迴避問題。

好了，現在問問題。我注意到閣下慣性不依從別人給你的限期，當要你答甚麼問題的時候。本委員會在3月13日要求你在16日11時前就事件提供陳述書。我們都明白，在時間上是有些倉卒，對於我們來說也是很倉卒。所以，當你接觸到本專責委員會秘書的時候表示困難，秘書亦表示你可以在16日(即3月16日)稍後時間提交。但是，你卻自行演繹，把限期推至3月20日前。所以，這封信，我們是剛剛才收到不久的，以及你一早提示我們只有英文，沒有中文，對嗎？

我不知道你是否慣性或有一些障礙 —— 心理障礙 —— 是不依從所有時限的規定。你是否以前也是這樣的呢？所有……如果有人要求你答覆或交一些文件，你是否慣性拖延呢？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主席，我不是慣性拖延。剛才我在.....

黃毓民議員：

行了.....

梁振英先生：

.....在發言時.....

黃毓民議員：

.....說完，行了.....

梁振英先生：

.....的時候.....

黃毓民議員：

.....行了，OK，行了。

第二個問題，如果你不是慣性拖延，那麼我又想問，為何你擔任西九評審的時候延遲作出利益申報？你說2月21日和23日已經叫下屬查清楚你公司有否在事件上牽涉利益衝突，並獲告知是沒有的，但你卻拖延到2月25日才作出申報，接着你說.....你剛才又強調時間是很短的，又碰巧是星期六。你一個電話知道沒有，這有多長時間呢？是很短的，"老兄"。你又是慣性拖延，對嗎？

如果.....你下屬回覆你.....如果假設.....即如果說你有利益衝突，那麼你只是在該周末考慮應否作出有關申報，但沒有，對嗎？"快、靚、正"，對嗎？所以問題並非像閣下於陳述書第31段中所說"只是遲了一日，沒有對比賽造成影響"。為何你在陳述書第11段中特別註明"在2月21日至23日吩咐下屬查看公司是否在西九中涉及利益衝突"，而不是在稍後其他時間才瞭解呢？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我不是很掌握到黃議員最後的說話："而不是稍後時間才瞭解".....

主席：

他的問題在於，就是說，你既然一個電話就已經可以知道，那麼為何會變成在時限之後才會提交那利益.....即有關的申報呢？

梁振英先生：

21日收到後，我看該利益申報.....事實上，我剛才也說了，這個利益申報的表格——稍後我有時間.....希望有時間可以看看——我也需要瞭解該利益申報的要求是甚麼。

21日、22日和23日，當時大概工作比較忙。我個人的動作是比較快的，我沒有甚麼特別原因要拖延申報。事實上，在該10個評審委員中，我想都有委員像我一樣，是在25日——即過了周末——才申報。我沒有甚麼動機要拖遲申報的。

黃毓民議員：

主席，因為梁先生擔任很多公職，他這方面的經驗是很豐富的，這不是一個理由。即就可見的事實，看到你是有這個習慣。這個習慣是好是壞，我不會評論。

但是我又要反過來看，你不是太依從別人對你要求的期限申報或解釋一些問題，但你又喜歡別人依你的時間來做。你要我們今天提供閣下陳述書的中文譯本——在你那封信中說，是嗎？還有，那封信很有趣，我又不明白它有一句，當然我會解釋是手民之誤："I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ntends to translate my submission into English". "English translate into English", 我理解這可能是："如果立法會將我這份陳述書譯為中文，I would like to have a copy of the Chinese text before 20 March 2012."

今天交不到給你，真的對不起，梁先生；秘書處很辛苦，交不到中文譯本給你。你自己不依照別人的期限，你卻要求我們在20號前交一個中文譯本給你，我真的覺得"好好笑"，是嗎？

第二，你又要求我們提供Dr Kenneth YEANG提交的文件——在你3月19日的信件的第3段。我覺得是要易地而處吧，梁先生，是嗎？剛才那段是否手民之誤呢？

梁振英先生：

嗯……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主席……

主席：

梁先生，等等，先等等。第一，我要在此澄清的是，黃毓民議員提及的中文譯本那方面，他沒有……我們要求他提交的……

黃毓民議員：

不，現時是他要求我們提交的……

主席：

……不是，因為……

黃毓民議員：

……主席。

主席：

……那個英文譯本的問題在於，他提交了英文譯本，我們便說……他要求我們可否……

黃毓民議員：

那個不是叫譯本，他的原……

主席：

……幫他……

黃毓民議員：

……他的信是英文，主席。

主席：

……你聽我說，你聽我說。他要求我們可否幫他翻譯，不過我們說不可以，我們希望他自行翻譯給我們。是這樣的要求，這點在此要做一個這樣的澄清。

黃毓民議員：

多謝主席。

主席：

梁振英先生。

梁振英先生：

主席，易地而處，我這一方的做法是，我會盡我最大的努力，例如說今天20日，大家想召開這個會議，我過去數天無論多忙，我都前來。剛才黃毓民議員提到16日、19日那些限期，我都盡我最大的努力來滿足大家，所以16日我不能給大家一個全份的陳述，我都做了第一部分的陳述，而昨天……很對不起，是昨天下午，確實是比較趕，但我們已經加班、加時去做，最快的時間是昨天才交給大家。我相信我們向專責委員會提出的要求，或者通過專責委員會向政府提出的要求，我們都完全理解到專責委員會及政府都是盡他們最大的努力……

黃毓民議員：

好了，你不需要評論……

梁振英先生：

.....遲了.....

黃毓民議員：

.....我們明白，我們.....

梁振英先生：

.....遲了給我們.....

黃毓民議員：

不，我們.....

主席：

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議員：

.....我只是問你是否有一個慣性，我便舉出一些反證的意思，你無需要向我們說這麼多文章了，大家都辛苦，你又辛苦，我們又辛苦，這是肯定的了，OK？我們都是很遲看到一大疊文件的，大家都辛苦的，是嗎？

剛才李永達議員問你，關於擔任西九評審背景，這個我覺得你是必須要答的。因為基於閣下的專業，你如何在自身的層面評估或處理利益或者潛在利益的衝突問題，即與你如何接受這個委任其實都有些必然的關係，所以你必須要答。因為，為何個個也不找，但卻要找你呢？

你是行政會議的召集人，是戴德梁行的主要股東，一定有潛在利益衝突，我覺得找你的那個都有問題，對嗎？所以，這是我們必須知道的，是嗎？因為你不是一個普通人，現時今天召開這個專責委員會，不是我們有興趣，是經過立法會大會通過的。梁振英先生，不是我們有興趣在這裏"搞事"，例如明天有一個要求專責委員會調查曾蔭權那個是一定不能通過的，是嗎？這是立法會大會分組投票通過的，所以這個專責委員會是順應民意而成立的，不是我們有興趣便可以成立的。

我有興趣成立很多專責委員會，但是沒可能成立到的。所以，你必須回答這問題，因為對於評審團或技術評估委員會的組成方法，你究竟擔任了甚麼角色？背後有否做一個所謂提供意見？這都是我們要考慮的。

我現時問你的問題是，我想請問梁振英先生，你何時開始做行政會議的召集人？

主席：

梁先生，你作答之前，我再在此希望我們的委員大家都要嚴格遵守，我們在整個公開研訊中，每位發言都不要作出意見表達或作很長的陳述，請把問題直接提出來。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多謝主席，我是1999年成為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召集人的。

主席：

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議員：

行政會議召集人要做些甚麼呢？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召集人主要是聯絡非官守議員，包括主持每個星期一，當我們有會議的時候，之前那一天的星期一的午餐會，討論第二天我們會議議程當中有否甚麼問題需要在當日下午與有關的政府人員溝通。這是其中一個主要工作。

主席：

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議員：

行政會議召集人與其他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在政府的決策上，他的權力是……或者他的職權範圍是甚麼呢？

梁振英先生：

是沒有分別的。

黃毓民議員：

……我不想問有多大權力。

主席：

梁振英先生。

梁振英先生：

主席，是沒有分別的。

黃毓民議員：

沒有分別，即是說，行政會議召集人，按照《基本法》，或行政會議的成員，我們的最高決策機關是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對嗎？即是說，閣下是香港特區政府最高決策機構或內閣非官守成員的召集人，這樣說正確嗎？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主席，《基本法》亦有說，行政長官作出重要決策之前，要聽行政會議成員的意見，但他不需要依從大多數成員的意見來決策。

黃毓民議員：

這即是說，行政會議成員的意見，行政長官未必要聽，但通常的情況，他是聽還是不聽呢？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我們的角色是諮詢角色。

黃毓民議員：

即是說，行政會議不是一個決策機構？

梁振英先生：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是決策機構。

黃毓民議員：

這即是行政會議成員都有份決策了。

梁振英先生：

行政會議是向行政長官提供意見的，主席。

黃毓民議員：

他是否有份決策呢？

梁振英先生：

是行政長官決策，英文……

黃毓民議員：

但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是一個最高決策機構，我這種說法是《基本法》的說法。

梁振英先生：

主席，過去我在很多場合解釋行政會議的工作的時候都有說到這一點，英文是十分清楚的……

主席：

好。

梁振英先生：

Chief Executive-in-Council，是Chief Executive-in-Council的決定。

黃毓民議員：

好，我再問你……

主席：

黃議員，你與西九……

黃毓民議員：

行政會議召集人在香港現在目前的政治架構、政治位階排第幾呢？

主席：

不如這樣好嗎？黃毓民議員，你不如整個問題問，因為我們要與西九現時……

黃毓民議員：

有關的，主席……

主席：

……要有關。沒錯，你便要問……

黃毓民議員：

.....有關的.....

主席：

.....有關的東西。

黃毓民議員：

.....有關的，因為我不想說廢話，他答完，我接着便問第二個問題，是很簡單的，聽證會不是這樣的嗎？你想我長篇大論也是可以的，是嗎？你答我吧。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召集人 ——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 他在香港的禮遇表列，即那個所謂Protocol List裏面，排在立法會主席後面。

主席：

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議員：

你這間戴德梁行是何時成立的？

梁振英先生：

開始時叫做梁振英測量師行，是在1993年成立的。

主席：

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議員：

你是戴德梁行的主要股東？是老闆之一？

梁振英先生：

是。

黃毓民議員：

你做行政會議召集人的時候，同時亦是戴德梁行的主要股東、老闆？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是。

黃毓民議員：

你做的生意跟你做行政會議召集人有沒有一些潛在利益？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我與其他的非官守議員.....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一樣，是完全根據政府的要求來申報，以及迴避所有的利益衝突。

主席：

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議員：

所以，如果有些發展商或客戶 —— 你的戴德梁行的客戶 —— 因為你是行政會議召集人，然後給生意你做，這種情況是否會存在呢？

主席：

梁振英先生。

梁振英先生：

主席，根據我的.....政府和社會給我的迴避利益的要求，我是不會公私不分的。

主席：

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議員：

你不會公私不分，我或者可以相信，但給生意你做的人，是有可能因為你是行政會議召集人，所以給生意你做。

梁振英先生：

其實，我未做行政會議召集人之前，亦即是說，1993年到1999年那段時間，我們公司的業務發展都是十分快的。

主席：

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議員：

你沒有答到我的問題，不過不要緊，這個問題你也很難回答的，我只是問，你是行政會議召集人，你是應該戒慎恐懼，對嗎？如果我們找到一些資料，譬如某一些人，他是因為你叫做梁振英，是行政會議召集人，所以給生意你做，甚至給多些錢，那麼你都很大件事。對你來說，你說："不關我事啊，是他給生意我做而已"。這個我是不需要你回答的。但是，我有一個問題，

是跟進副主席鄭家富第一次問的那個問題，即是你對10年前的事沒有甚麼記憶，或者11年前，是嗎？梁振英先生？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我看我與其他人一樣，主席，對10年前、11年前的事不能夠說完全沒有記憶，亦不能夠說完全每一件事都記憶得十分清楚。

主席：

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議員：

在2002年時，你現在沒有辦法告訴我們，當時你是打電話給你哪位同事，即比較高級的，查證那個利益衝突的問題，對嗎？你現在講不到，對嗎？

主席：

嗯。

黃毓民議員：

即10年前發生的事，若干記憶模糊是可以理解的，但當時這個人是關乎一個利益衝突，以及他是知情者，甚至乎他可能令到你，即那個所謂利益申報的紀錄蒙污，對嗎？你作為一個行政會議召集人，茲事體大，這個人如果不是你信得過，以及是很高級的職員，有沒有可能你會打電話給他問一個這樣的……即你記憶完全很模糊的人，這個我們是很難接受的，對嗎？因為這個人是有機會令到你……

主席：

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議員：

.....的紀錄蒙污。

主席：

.....我再提醒，我們不是用一種陳述的方式，而是你直接問問題。

黃毓民議員：

你的陳述書第11段的紀錄就沒有說到，而10年後的今天，你又說不記得這個人的名字，我希望你真的可以交出來。不過，如果你說時間久遠，細節記不起，但無論你在2002年3月11日寫信給Mr JOHNSON的書面解釋或你的陳述書，你都沒有提及這個人，對嗎？

任何正常人，在2002年2月28日事件被揭發後，一定會"揪"出，即會追究責任，或者這麼說。甚至乎你會對某人，或者要承擔責任的人，你會指責他，甚至可能"炒他魷魚"，對嗎？但是，你甚麼也沒有做，對嗎？接着你答覆其他問題時，你又說只有兩天時間，時間很緊迫，對嗎？所以，我覺得你正在講大話，在這個問題上正在講大話。

主席：

黃毓民議員，我再提醒一句，我們不是用.....不希望發表意見和陳述，你現時只是去問證人有關你想知道的資料.....

黃毓民議員：

我想問梁振英先生.....

主席：

.....這是最後一個問題。

黃毓民議員：

.....你是否真的不記得當年你打電話聯絡的同事的名字？

主席：

好。

黃毓民議員：

你回答我。

主席：

好，梁先生，你……

梁振英先生：

主席，我是不記得，以及黃毓民先生可能有少許誤會，他說這麼大件事，你是否要"炒那個同事魷魚"。如果我們的業務紀錄中有西九龍填海區這件事，而我再解釋一次為何沒有呢，因為這個不是業務，因為是沒有收費的，而且那個不是一個估價，那些地價資料是不可以應用的，如果業務紀錄中有，我打電話問這個同事……

主席：

好。

梁振英先生：

……他做得不仔細，他告訴我，說沒有……該紀錄中有，他告訴我沒有，那當然是犯錯誤，會很大件事，我的印象很深刻，這個同事是誰，可能真的好像黃毓民議員所說般，要"炒他魷魚"，但事情不是這樣，事情是因為不是業務，所以在業務紀錄中沒有，他幫我查過，他告訴我沒有。所以，跟黃毓民議員的理解可能有少許不同。

主席：

好了，下一位是何秀蘭議員。不過，在何秀蘭議員提問之前，我想再重申……我們自己在陳述或發問之中，不要作個人本身的評述或指控，這不是我們委員會的意見，是個別議員的看法。但是，我希望在此重申一點，請大家按照我們整個在有關公開研訊之中的有關規定、行事方式進行。

黃毓民議員：

主席，我想……

主席：

何秀蘭議員。

黃毓民議員：

……你對我們那個申誠，或對我們的提醒，也適用於梁振英先生。

主席：

對，我們所有人都適用。

黃毓民議員：

你不要給他機會長篇大論，否則的話，我一定會"照板煮碗"，OK？

主席：

黃議員這個提問……這個問題我一定要回應，我會很公正地、公開地，大家亦看到，每一個人都要有自己本身的發言時間，我在過程中，我很尊重，包括黃毓民議員發表這麼長的意見。

何秀蘭議員。

何秀蘭議員：

謝謝主席。我想跟梁先生探討一下他對利益的理解，因為我見到梁先生的陳述書有一段特別回答我的質疑，就是我从頭到尾覺得，整個西九概念比賽的利益不在於有否收取顧問費，不是在那300萬元獎金，而是可以參與規劃的機會那方面。所以……我多謝梁先生，他特別在陳述書提到，他說："It is incorrect and misleading"，去將那個利益講到200億元這麼多，其實我們講的甚至不只200億元，我少有地同意詹培忠議員，他說西九的利益是近萬億元。

主席，我想問就是，梁先生剛才一直告訴我們，說這件事沒有"落簿"，沒有收費……

主席：

嗯。

何秀蘭議員：

……沒有一個job，即採用梁先生剛才給我們的答案，所以對他來說，是沒有利益的。但是，我們這陣子在立法會裏，講利益輸送、利益衝突都講得多，所以無需那份文件我都記得，根據廉政專員公署對利益的界定，其中一項就是包括運用權力去作為或不作為……

主席：

何議員，你對着咪高峰發言才可讓傳譯聽到。

何秀蘭議員：

我已經對正咪高峰，雖然感覺……

主席：

把咪高峰拉過少許吧。

何秀蘭議員：

……都大聲得……坐側少許？

主席：

謝謝你。

何秀蘭議員：

我重複吧。

主席：

得，可以聽到了。

何秀蘭議員：

OK。我重複，廉政專員公署對利益的解釋……

主席：

嗯。

何秀蘭議員：

……包括了一項，就是運用權力去作為或不作為……

主席：

嗯。

何秀蘭議員：

……所以，在這個定義中，評審委員會是有權力的。我首先問問梁先生，你是否同意廉政專員公署這個定義呢？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主席，我沒有詳細看，不應該在這種情況下評論。

何秀蘭議員：

但是，黃毓民議員剛才也問了，梁先生出任公職已很久，1999年便出任行政會議召集人。其實，到現在也有12年了，起碼足夠12年了。在這12年中，你有沒有嘗試理解利益的定義呢？

梁振英先生：

主席。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不同的機構有不同的利益申報及利益衝突申報的要求，我們今天討論的是西九龍這個規劃設計比賽的評審委員的利益申報，我只能根據籌辦比賽的委員會或當局提出的要求申報。至於其他機構如何界定利益，這是其他機構的事。

何秀蘭議員：

主席。

主席：

何秀蘭議員。

何秀蘭議員：

我並不是問其他機構的情況，廉政專員公署是規管公職人員的。我是問梁先生，你擔任了12年行政會議召集人的公職，作為出任這個公職的人，你過去12年有沒有嘗試認真理解利益的定義？我不是問機構的情況，是問作為一名那麼資深的公職人員。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主席，我的答覆仍如剛才所說的一樣，真的要視乎在甚麼情況下說利益衝突。要知道職務是甚麼，才可以界定那個利益，因此，大家在政府所提供的文書也可看到，籌辦西九概念規劃設計比賽的有關官員也花了很長時間，甚至要問外國的技術顧問，Technical Advisor，才制訂這張利益衝突申報表。

主席：

或者我以另一種提問方式問梁先生。其實，何議員的問題主要是問你在擔任公職的過程中，對廉政公署一直關注的、所負責的有關利益衝突的問題，你有沒有一些研究或理解呢？

梁振英先生：

我沒有研究，我是根據每個不同公職，有關方面給我的要求如實申報。

主席：

好，何議員你繼續問其他問題。

何秀蘭議員：

主席，梁先生當初接受行政會議成員的委任時，其實有沒有收過廉署這些簡報？我以為全部擔任公職的人士都會收到廉署這些簡介的。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我們收到的是秘書處給我們的簡報，教我們如何填寫利益表及利益衝突申報。如果何秀蘭議員有興趣，我可以說，但我不想給你一個印象好像是在拖延時間般。

何秀蘭議員：

多謝梁先生。

主席：

何議員。

何秀蘭議員：

主席，或者我們也問一問，稍後也問政府所有行政會議成員接受委任時，會否收到廉政專員公署對利益規管的簡介。因為最近看行政長官接受豪華款待，我們也很熟悉這些資料。

主席：

不過，我是這樣看的，作為立法會議員，好像在這方面也沒有這樣的安排。

何秀蘭議員：

我們每次參選，其實……

主席：

那是參選而已……

何秀蘭議員：

……都會有的……

主席：

……我指作為立法會議員便是另一個問題了，是嗎？

何秀蘭議員：

……但是……但是……

主席：

……我想提醒你這件事而已。

何秀蘭議員：

主席。但是，我們的《議事規則》中是有的，以及我們作為一名公職人員，其實也有責任看，而不再是作為機構……

主席：

不是，因為你的問題是問有沒有廉政公署在這方面的介紹，我想提出這一點……

何秀蘭議員：

好的，好的，主席。

主席：

.....不如直接提問有關西九的問題，好嗎？

何秀蘭議員：

得，得，我們回到問題上，我們回到問題上。

好了，我一定會根據廉政專員公署的理解看利益，因為這也是社會大眾的理解及期望，最重要的是，這是公眾對公職人物的期望。

我想回到西九這件事的利益上。梁先生指沒有收費，沒有接到工作。但是，我們上次看到一份文件，我們的A11，A11，就是那份在一個非正式簡報會上，向行政會議成員提交的文件。這是我們上次提述過的。或者先讓梁先生找出那份文件。

主席：

梁先生，找到嗎？繼續吧。

何秀蘭議員：

梁先生對這份文件有沒有印象？

梁振英先生：

何秀蘭議員你指的是向行政會議成員.....

何秀蘭議員：

我們秘書處收到政府的資料是這樣形容這份文件的，"在2000年3月6日的非正式簡報會上向行政會議成員提供的資料。"

梁振英先生：

我正在看的這份是向立法會提供的資料。

何秀蘭議員：

它.....它是這樣的，內容與當局於2000年3月9日向立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文件相若。但是，3月6日在一個非正式簡報會上，曾向行政會議成員提供。

主席：

好的，讓梁先生看一看。這份3月6日的，按照資料顯示，曾經呈交行政會議作簡報，這份文件是立法會的.....

梁振英先生：

可否請主席或何秀蘭議員說出行政會議的簡報文件確實是哪一份？

何秀蘭議員：

我現在拿着的這份文件也是給立法會的，真的抱歉，也是3月9日的。但是，根據我們秘書處的資料，這份文件的內容與在2000年3月6日一個非正式簡報會上向行政會議成員提供的資料是相若的。

主席：

或者簡單地說，就是這份文件是立法會的文件，政府提供的。至於這份文件，政府指出，在行會3月6日曾經.....相若的文件.....稱為甚麼呢.....

何秀蘭議員：

非正式簡報。

主席：

.....提一提，非正式的簡報會給行政會議，背景是這樣。換言之，這份文件不是行會的文件，而是立法會的文件，但文件內容與在3月6日向行會非正式會議提交的文件內容是一致的。

梁振英先生：

主席，我來之前沒有機會詳細看這份文件……

何秀蘭議員：

那麼我們說得慢一點吧……

梁振英先生：

好的。

何秀蘭議員：

……大家也看慣文件，知道不用由頭看到尾……

梁振英先生：

嗯。

何秀蘭議員：

……只看中間一點……

梁振英先生：

嗯。

何秀蘭議員：

……最重要的那些而已。主席，在第10段那裏，這份文件的第10段，它提及原本由技術委員會the Technical Panel選出最後5份參賽作品，然後給一個名為Executive Panel評審。但是，後來選取冠、亞、季軍及優勝者的權力則由這個Technical Panel轉到評審委員會。梁先生有沒有印象？

梁振英先生：

沒有印象。

何秀蘭議員：

你在.....正如陳述書，你給我們的W5那份陳述書，第一份陳述書中，你對西九的參與是由2001年3月開始接受委任時開始，是嗎？我想問一問，其實，你在2001年3月前，在行政會議中，有沒有參加任何關於西九的討論？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主席。第一，你現在這樣問，我確實無法回答；第二，說起來好像有很多事要隱藏。大家知道，行政會議的議程是保密的，所以，我腦海中沒有，我也沒有紀錄，大家知道，我們開完行政會議後，不會保留任何文件或紀錄。我腦海中沒有，但是，我亦不能回答這條問題，因為保密制度的關係。

但是，我是否可以這樣回應一下呢？主席。這一份交給立法會的文件，雖然在前面有一張類似表格的文件，指出這份文件，我用英文讀出"Information given to Executive Council members at the informal briefing on 6 March 2000, which is similar...similar to that in LC Paper No. CB(1)"等等，便是剛才何秀蘭議員說的那份立法會的paper。

這份文件交給立法會時是2000年3月9日，我不知道交給行政會議時是早於2000年3月9日，抑或是遲於2000年3月9日。如果是接近2000年3月9日的話，我想說的是，2001年3月我才接受委任，2002年2月，我們才去評審，即是那3天的時間去評審。這與這份文件，何秀蘭議員說的那份文件的時間，其實便已十分不同，即是與事後發生的實際情況十分不同。

譬如這裏說，政府計劃在2000年4月推出公開比賽，而事實上，直到2001年年底才開始做，這方面已推遲了一年多.....

何秀蘭議員：

是的，主席。

梁振英先生：

.....這點所說的.....

何秀蘭議員：

對不起，梁先生。主席。

主席：

何議員。

何秀蘭議員：

其實中間這些改變，正正是我們想尋求的答案。時間表改變是其中一個事實，遊戲規則的改變，是誰人修改，這些也是我們想尋求的答案。

主席，我希望梁先生不要經常以行政會議保密而不回答，因為大家都知道行政會議曾經討論西九，這已不是甚麼秘密。我相信你確認或者不確認，其實都沒有破壞保密制。反而如果你現在說完全沒有印象，大家會覺得你在隱瞞。

主席，或者我想問一問運作上的問題。梁先生，可否告訴我們，除了正式的行政會議外，甚麼是非正式簡報會？

主席：

梁先生。何謂非正式簡報會？

梁振英先生：

首先，這些簡報會不是用以作出決定的場合，只不過是在正式的行政會議開會前，給予機會讓行政會議的成員多點瞭解該件事情的背景，使一些基本事實的問題，無須在正式會議上花時間一問一答。

但亦有另一種簡報會，是甚麼呢？是完全讓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知悉的，意思即是說，那件事情根本在可見將來，沒有列在行政會議的議程上，這些亦是相當多的，讓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知道，有甚麼大家可能會感興趣的事情正在發生，這一類

亦相當多。我不排除一個可能性，便是何秀蘭議員現在說的這份被指為類似行政會議簡報文件的立法會文件，就是該類簡報會。

主席：

何議員。

何秀蘭議員：

有沒有會議紀錄的？主席，這些簡報會有沒有會議紀錄的？

梁振英先生：

簡報會是沒有會議紀錄的。

主席：

是。

何秀蘭議員：

所以，真的要憑記憶？這方面如果沒有會議紀錄真的很糟糕，所以，為何我們要立檔案法呢？主席，你不要說我在"抽水"，到了這種情況，大家知道檔案法有.....

主席：

即使有檔案法，行政會議沒有紀錄也是沒有檔案的。

何秀蘭議員：

有的，有的，我們可以慢慢再.....

主席：

OK，請你繼續。

何秀蘭議員：

梁振英先生，你有沒有印象聽過這個非正式簡報會呢？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沒有印象。

何秀蘭議員：

我剛剛查到，我上網看……

梁振英先生：

主席……

主席：

好。

何秀蘭議員：

主席，好像在專責調查時，旁邊的律師是不能……

主席：

他可以與他的當事人有交流。

何秀蘭議員：

……在回答我們之前好像是不能交談的，或者要問一問。

主席：

是可以的。你如果有甚麼需要問，盡量簡短，好嗎？

梁先生，有沒有補充？

梁振英先生：

沒有。

主席：

沒有。何秀蘭議員。

何秀蘭議員：

我很想知道他們剛才談了甚麼。

主席：

但他是不能發言的，所以聽不到。

何秀蘭議員：

我剛才的問題問梁先生，他有沒有印象開過這個簡報會？

主席：

他回答沒有。

何秀蘭議員：

是嗎？

主席：

梁先生，是嗎？有沒有補充？

梁振英先生：

沒有。

何秀蘭議員：

不過，我剛才查閱萬年日曆，2000年3月6日是星期一，正如梁先生剛才所說，應該是他做召集人，與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大家一起開非正式會議的日子。

主席：

梁先生。

何秀蘭議員：

當然，他可以缺席，因為其他的原因。

主席：

聽聽他的解釋。

梁振英先生：

主席，這同樣是說到12年前的事情，如果我們一年行會開會40次，開會前的星期一，有時候我們在星期三、星期四也會舉行的，到現時大概有400、500次簡報會，而每次簡報會的議題不只一個，可能有接近1 000個，在這1 000個當中的12年前那個，所以，如果你說我有印象的話，即使我有超人的記憶，其實也不是太可信的，因此，我只能憑我自己的記憶來回答何秀蘭議員。

主席：

何議員。

何秀蘭議員：

主席，這是可以理解的，這是很容易忘記的。

接着我想問梁先生，同樣是西九利益的問題。因為遊戲規則改變了，本來的評審委員會的權力是很小，本來的權力全集中在技術評審委員會上，由他們挑選最後5名優勝者，但是，現時已改變，而利益則轉移到甚麼地方呢？根據上次馮先生，即前規劃署署長回答我們的提問時，關於遊戲規則方面，馮先生是這樣說的。又或者我們同事可否給予上次的逐字紀錄讓梁先生看看，對大家公道一點。我們剛在上星期六的那份逐字紀錄。

主席：

我們同事給一份……或者你可以繼續讀出來。

何秀蘭議員：

我也要翻查一下，主席。

我們的逐字紀錄第20頁，馮先生回答我，關於優勝者可以參加稍後階段的規劃的那一段。在第20頁，即第二和第三段。當時馮先生說，優勝者是可以參加的……為甚麼呢？因為政府認為反正日後做發展藍圖時也要找顧問公司來做，所以，他們也要做一個所謂的long list，在long list內邀請大家一起來做總體發展。所以，優勝者是有機會參加規劃，而利益則可以在那方面獲得。

我想問梁先生的意見，其實你認為優勝者可以參加規劃這件事，你是同意還是不同意呢？你是否同意馮先生上次所說，因為一般也要定出long list，找顧問，不如一併找他們。

然後第三段他表示"當時我們想，如果我們能夠在long list制訂的時間也可以讓參賽的得獎者也自動……怎麼說呢，放在long list內，這樣對參賽者可能也是一個小小的吸引"。

我想問梁先生，他是否同意？以及為何會是一個吸引呢？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主席，我想說兩點。第一點是，這個long list不單包含得獎者或參賽者，沒有得獎的及不參賽的，都可以在事後加入long list，這是我的理解。

第二點，大家可以注意到，今次這個設計比賽的首數名得獎者是有獎金的。大家都知道，其他的程序，例如政府招標賣地、政府招標以取得發展權，或者政府招標找建築商興建大樓，其實不單政府是這樣，私人機構亦一樣，事先要花很多時間研究、計數，然後入標書。但是，輸了就是輸了，贏了就可以得到合同或者發展權。可是，今次西九規劃概念設計比賽，政府要設獎金吸引人來參加，我相信政府這些錢亦不是白花的，意思是，如果沒有獎金，可能很多人都沒有興趣。為甚麼他們沒有興趣呢？因為即使得獎，事後也不一定可以得到參加規劃西九或設計西九的合同，因此要出動獎金來吸引人參加。

所以今次，何秀蘭議員你問得獎之後會怎樣。得獎其實是在 long list，即名列於一個長的名冊、一個列表，但亦不是說只有得獎的才能進入 long list 這個名冊。

主席：

好，何議員。

何秀蘭議員：

主席，請梁先生向我們解釋，為何會是一個小小的吸引呢？

主席：

明白。

何秀蘭議員：

吸引之處在哪裏呢？

主席：

馮先生提過有小小吸引，梁先生，你的理解如何？

梁振英先生：

我不想演繹馮先生的講話，但我想說的是甚麼呢？過去，很多這類參賽、設計比賽都一樣，都是講明比賽結束就是結束，版權屬於主辦方，之後不一定要採用其設計等等，所以要用獎金來吸引人。如果優勝的，會得到獎金，雙方基本上是，說句生意上的俗話，就是貨銀兩訖，之後有些甚麼，就是之後的事。

主席：

最後一個問題了，好嗎？

何秀蘭議員：

主席，其實我還有後面一部分，主席，你可否再給我10分鐘呢？

主席：

如果這樣，我可能要break，休息了，已兩個小時了。

何秀蘭議員：

好，好。我稍後回來再提問吧。

主席：

好嗎？回來後，我再讓你……因為……不如排第二輪，好嗎？

何秀蘭議員：

這樣的話，不如讓我繼續問，我還有另一個課題，我可以不開始……

主席：

你還有一個問題？

何秀蘭議員：

第二個課題。

主席：

就這課題，你只餘下一個問題。

何秀蘭議員：

但就此請你讓我再問一個問題，好嗎？

主席：

讓你再問一個問題。

何秀蘭議員：

我們上次看文件時看到，政府知道這筆獎金並不多，其英文說法是"respectable sum of money"，堪稱"勉強"，因為300萬元相對於整個西九發展的經濟價值是很少的，但我想繼續問梁先

生，這個小小的吸引，我想問的是，你是否同意參賽者，我說的是那5位優勝者，他們可以自動進入被邀請作及後規劃的遊戲規則，你自己是否同意呢？

主席：

OK，可以了。

梁振英先生：

主席，這不是我定的，我亦不想評論。

何秀蘭議員：

我只是問是否同意，我希望梁先生不要說不想評論。作為業界或作為公職人員，他都應該有一個看法。

主席：

當然，我們亦要尊重他的看法，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我亦不知道.....我至現在仍不知道政府這個long list到底有多long，如果long list，一個長名冊有二、三百，把世界上主要的建築師事務所也包括在內，這是沒有意思的。

何秀蘭議員：

主席，我的問題不是問long list有多長，而是問梁先生是否同意這批優勝者，最後這5位優勝者，可以自動進入這個long list，參與稍後階段的總體規劃，作為公職人員，作為業界，你是否同意這做法。

主席：

好，明白。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當時沒有人徵詢我這個意見，我沒有給意見。

何秀蘭議員：

我現在徵詢。

梁振英先生：

我不願意評論。

何秀蘭議員：

主席，我現時徵詢。

主席：

他剛才說了不願意評論。

好，現時已過了兩個小時，我宣布休息10分鐘。換言之，在11時20分繼續，請大家準時回到會議室。休息期間，請大家和證人不要與其他人就這方面作出討論。我們會在開會後恢復研訊。現在開始休息。

(研訊於上午11時10分暫停)

(研訊於上午11時20分恢復進行)

主席：

秘書，我們的會議即時開始。我們亦有足夠的法定人數。請大家就位。我宣布研訊繼續進行。

梁先生，你剛才已經宣誓，所以，現時你仍然繼續在宣誓的情況下作供。接着有陳淑莊議員、謝偉俊議員及梁美芬議員，會就着研訊提出問題。陳淑莊議員。

陳淑莊議員：

多謝主席，首先，我想問一問梁先生，我看到你兩份陳述書都用了一個平時不常見的形式來做，因為平時會以第一身來記

錄自己的陳述書。但是，你兩份陳述書，都是用第三身的形式來做，我想請問背後有沒有特別原因呢？

梁振英先生：

沒有特別原因.....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主席，沒有特別原因。

主席：

陳議員。

陳淑莊議員：

剛才確認了中間曾經說過，Mr LEUNG就是你本人，即在這兩份陳述書出現的Mr LEUNG，就是你本人，我可否再一次確認？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對。

陳淑莊議員：

好，麻煩你。翻看你的陳述書，在你的陳述書當中，有記錄當天你是何時收到或是以甚麼形式收到Mr Eric JOHNSON send給你關於這份申報書，因為你現在這個版本說的申報書，跟我們說的申報書，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演繹方式。我不如用申報表格來形容當天關於利益上要申報的這份表格，我用申報表格來形容。

你在你的陳述書.....應該是第一份.....不好意思，主席，應該說，用fax的形式，包括你今天這份文件都有指出，是否以fax的形式收的呢？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是。

陳淑莊議員：

那麼，想請問你，據你當時自己的印象記得.....不好意思，應該第10段便會看到。我想請問，你是否記得自己當時是否身在香港呢？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我可以查，如果陳議員覺得重要的話，我可以在查完後回覆陳議員。

陳淑莊議員：

好的，謝謝主席。

主席：

好的，陳淑莊議員。

陳淑莊議員：

可以遲些再回覆。那麼另一個問題，就是我想問一問，你是否記得在你25日當天見到Eric JOHNSON前，又在你收到這個由Eric JOHNSON發出的傳真期間數天，你有沒有曾經致電Mr Eric

JOHNSON，請教或確認相關的信件或關於申報表的資料？你有沒有曾經聯絡過Mr Eric JOHNSON呢？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我沒有紀錄聯絡過他。我多數沒有，但不敢確定。

陳淑莊議員：

即如果你……你會……你和別人談話你會記錄的？

梁振英先生：

不是，我的意思是如果……

陳淑莊議員：

即你沒有這個紀錄……

主席：

即你現時的印象……

陳淑莊議員：

……還是你不記得？

主席：

……是否你的印象中沒有？

陳淑莊議員：

是的，你印象中是沒有的？OK，好。那麼我可否這樣說，就是你交表格時……即由你收到這份表格，到你應該是25日交表格時，你是第一次才見到Mr Eric JOHNSON？

梁振英先生：

第一次……

陳淑莊議員：

見到Mr Eric JOHNSON？即這一段……即由你收到表格後，25日當天就是你收到表格後第一次見到Mr Eric JOHNSON？

梁振英先生：

我不知道24日他有沒有去，因為24日應該是……

陳淑莊議員：

是看那些作品？

梁振英先生：

是的，我們去大會堂低座去看那些板。

陳淑莊議員：

嗯。

梁振英先生：

是在大會堂低座展覽廳，是有一幅一幅的展板，把161份作品貼在板上。

陳淑莊議員：

嗯。

梁振英先生：

當天評判可以用自己的彈性時間去該處看。在那裏有沒有見過他或其他官員，我便不敢說了。

陳淑莊議員：

好的，謝謝梁先生。

主席：

陳淑莊議員。

陳淑莊議員：

好的，謝謝主席。另外，我想問一問第39段，因為第39段.....因為用第三身講述的形式始終是有一些.....不好意思，我始終覺得是有些怪的。主席，因為你看看第39段，它嘗試說 understanding，或是他自己的.....應該是該處是說Mr LEUNG的 understanding，因為如果我讀出來，那個英文你便明白是隔了一層的："In Mr Eric JOHNSON's letter of 21 February 2002, he asked Mr LEUNG to note the points in pages 3 and 4 before completing the form, in essence:-"接着便說到.....去到(f)的一點。

其實，我想問梁先生，其實他說得這麼婉轉，其實是否也是你自己的看法，以及你自己的觀察呢？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我剛才回答了，那個"Mr LEUNG"第三身就是我。

陳淑莊議員：

那麼.....但你是否也是這個看法？

梁振英先生：

是的。

陳淑莊議員：

好。那麼，好了，接着我想問一問.....因為其實你是有提及到，在21日至23日期間，你曾經打電話給你office.....給你寫字樓其中一名.....有兩個條件，就是剛才副主席曾經盤.....問過你的，就是起碼是有資歷的，以及是比較高級的員工，垂詢過關

於.....即有沒有可能出現的利益關係.....有沒有.....的關係，對嗎？我有沒有說錯？

主席：

你繼續。

陳淑莊議員：

你是否在這段時候做了這件事情？

梁振英先生：

在這段時間我做的，主席，我重申或重複剛才我的說法。我找的同事，一般也是年資比較長，因為年資長的同事我會熟悉他，一般年資長的同事就是較高級的同事，就是這樣了。

陳淑莊議員：

嗯。

梁振英先生：

問他們的，不是問有沒有甚麼其他問題，而是問他們，我們那本簿內有沒有這個業務。

主席：

陳議員。

陳淑莊議員：

剛才你的說法是有沒有.....即如果你現時問他的話，你便會用"現時有沒有正在做與西九龍有關的工作"這個形式.....

梁振英先生：

是的。

陳淑莊議員：

.....即你估計的。我想問"簿"是否只有一本的？

梁振英先生：

是的。

陳淑莊議員：

因為我知道 ——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 你打電話的同事的寫字樓是在鰂魚涌，而你的office，你的寫字樓是在中環的。

主席：

也許在回答前我再提出……

陳淑莊議員：

是的，對不起……

主席：

……就是短問短答也應該有我……

陳淑莊議員：

主席，是的。

主席：

……提及你才可以進行的。

陳淑莊議員：

是的。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是的，主席。

陳淑莊議員：

那麼，即簿只有一本的，只是在鯽魚涌的？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是的，主席。

陳淑莊議員：

好的。那麼，其實你有沒有……你接着在你的陳述書中說，你的同事其後回覆了你，對嗎？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是的，主席。

陳淑莊議員：

主席，我想問一問梁先生，他是否記得他的同事是在何時回覆他呢？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何秀蘭議員也笑笑口問。我不記得這位同事是誰，也不記得在何時答覆我……

主席：

嗯。

梁振英先生：

.....總之也是在25日前的。

主席：

OK。啊.....

梁振英先生：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主席：

對，我也在想為何會.....

梁振英先生：

.....是陳淑莊議員.....

主席：

.....變成何秀蘭議員問.....

梁振英先生：

對不起.....

主席：

.....你兩個原來這麼相似的嗎？

陳淑莊議員：

我也不知道，真是的。

主席：

陳淑莊議員。

陳淑莊議員：

是的。這些也是逐字記錄的。

梁振英先生：

我……我誠心向兩位致歉。對不起。

主席：

不要緊。

陳淑莊議員：

不用這麼誇張。那麼，即你現時的說法又不太相同了。即是說，你的同事是在25日前答覆你的？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總之就是……

陳淑莊議員：

還是在……

梁振英先生：

……總之是……

陳淑莊議員：

……21日至23日之前呢？因為如果你可以看回你自己那份陳述書，你只是說……你是說出了你在何時打電話給他，以及他稍後時間答覆你。我想問，其實平時你們的這些檢查……"簿"只有一本，又記錄了所有事情，其實需要多長時間來調查呢？你打得去、大老闆打得電話去問你的同事，相信也不會是不急的。

主席：

梁先生。

陳淑莊議員：

我想問需時多久呢？

主席：

普通要多長時間左右呢？

梁振英先生：

我想通常都.....因為我自己也走出走入，他打電話回覆我，找到我，跟我說，我通常.....我覺得通常也是以小時計算。可能我找他的時候，他打電話回來找不到我，接着我找他叫他再打電話給我，我相信也是在同一天內的事。

主席：

OK。

梁振英先生：

查的動作本身，主席，查的動作本身不需要很長時間的。

主席：

OK。

陳淑莊議員：

那麼，如果我這樣再問一問，梁振英先生，會否是其實很可能你的同事都會是在21日至23日期間回覆你呢？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有這個可能性，總之是在我25日填表前他回覆我的。

主席：

嗯。

陳淑莊議員：

那麼，如果……即你說"很有可能"，我便會繼續從這條路線出發。如果真是在21日至23日期間回覆你，那麼你預計你作為一位這麼有經驗，經常要申報的人士，你平時的習慣會是即時填表，還是會在稍後填表呢？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看我當時手上有甚麼其他工作。

陳淑莊議員：

嗯。那麼你記不記得當天你是即時填了表格，還是何時才填這份申報表格呢？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我應該不是即時填，因為申報表的日子是25日的。

陳淑莊議員：

嗯，好的。那麼我又想繼續問，如果申報表格是寫25日的話，你是在當天現場，在開會前25日時臨近交給Mr Eric JOHNSON前填的，還是在你填好後，拿了一份填好完整的表格到會場呢？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主席，兩個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我沒有紀錄究竟我當天……

主席：

但你記不記得究竟是怎樣的？

梁振英先生：

沒有。

主席：

記不到？

陳淑莊議員：

你是不記得還是……

梁振英先生：

不記得。

陳淑莊議員：

平時如果……我可否問，平時以你的作風或你的習慣 —— 因為說真一句，你是一位當了高級人士相當久的人，亦是做老闆、做行政會議召集人等 —— 以你的習慣，你不會先填好一份表格，而留一個副本，你才會交給相關部門或處理當局人士的嗎？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都是視乎當時我自己，譬如有沒有人在身邊替我影印、我當天早上有沒有早餐會、有沒有其他一些活動等。

陳淑莊議員：

那麼是否應該越急趕的，便越需要先作影印呢？因為你其後未必可以取回的。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也是要看該段時間我有甚麼其他事情在手上忙。也許我可以補充少許資料。主席，作為行政會議成員，一般來說周末是特別忙的，因為我們……大家在社會上可能也會聽到一些行政會議成員說，我們在星期四開始陸續收文件，有些時候遲的話，收到星期一都有。收到文件的時候，周末的時間就看文件，再加上可能有自己其他的一些公事或私事等，周末是比較忙的。

主席：

嗯。陳淑莊議員。

陳淑莊議員：

好的。暫時未能夠回答究竟你是填寫了才拿去，還是未填……

主席：

是。

梁振英先生：

一個……

陳淑莊議員：

……在當場填寫？

梁振英先生：

……一個這樣的10年前的動作，確實我不能夠確實回答你。

陳淑莊議員：

好。不過，我也要告訴你，你稍後可以回去看我們的逐字紀錄，Mr Eric JOHNSON的說法，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因為我剛才再重新看一次，Mr Eric JOHNSON的說法是，憑他印象記得，你們是填妥之後拿去的。我這樣是以示公道，說一聲而已。

接着.....另外，有少許地方有出入，即是和Mr Eric JOHNSON的說法，所以我都想確認一下。其實，看你的陳述書，說Mr Fung.....即是Mr Bosco FUNG.....approach你，即告訴你，在第15段，就是說"Mr Bosco FUNG approached him.....sorry, 不是you, 是approached him and asked him to call Mr John TSANG, the then Secretary for Planning and Lands. Mr LEUNG then called Mr John TSANG and was told that DTZ was named as property advisors by one of the entrants of the Competition."

我想問一下，這是你記憶的準確紀錄，還是你自己有文字紀錄呢？因為這個說法是馮先生去接觸你，就叫你(him即是你)，叫你致電給曾俊華，即當時的局長。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主席，我想請問陳議員，Eric JOHNSON說有少許出入的地方，出入在哪裏呢.....

陳淑莊議員：

因為.....

梁振英先生：

.....我可不可以看看Eric JOHNSON.....

陳淑莊議員：

.....可以，可以.....

梁振英先生：

.....他的陳述。

陳淑莊議員：

.....statement可以給梁先生看嗎？

主席：

可以。我們可以幫幫手。

陳淑莊議員：

如果我的記憶沒有錯的話，可能梁先生或主席都可以更正我，如果我記錯的話.....

主席：

是，請繼續。

陳淑莊議員：

.....曾先生的說法，似乎是他主動致電給你，而不是你致電給他。我可以嘗試在我那份.....在我上星期間曾先生那部分.....

主席：

我印象中是由曾先生主動致電給梁先生那次.....

陳淑莊議員：

.....沒錯，或者我.....

主席：

.....即時未找到，而後來有一個尋找的過程.....

陳淑莊議員：

.....或者可以看看擬稿第50頁，這是他第一次的回答，第二次回答林大輝先生的時候，亦都有出現同樣的情況。第一次回答我的時候，就說："我在早上第一時間想找梁先生....."

主席：

是。

陳淑莊議員：

.....瞭解一下他那方面，亦禮貌上給他一個心理準備，因為幾分鐘之後.....我找到了他、告訴了他，他便.....我相信他或許致電給他的同事"。這個便是他的說法。他這個說法，如果我沒有記錯，在林大輝議員問曾先生的時候再次出現....."

主席：

是。

陳淑莊議員：

.....所以可能和你的.....那你是否介意答我，究竟你是憑記憶，還是憑你文字紀錄記得，是你致電給曾先生呢？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主席，或者我再描述一下，因為剛才陳淑莊議員的說法，其實和我的書面陳述有少許出入。我的書面陳述是說Bosco FUNG先生，當時的規劃署署長....."

主席：

馮志強先生。

梁振英先生：

.....找我.....

主席：

嗯。

梁振英先生：

.....叫我找曾司長.....曾局長，當時是曾局長，這個其實是否和主席你剛才說的，以及我不知道在哪份文件看到，曾俊華局長的說法，其實是脛合的。因為他說在早上嘗試找我.....

主席：

找過你，嗯。

梁振英先生：

.....找不到我，我到達會場的時候，是否因為他之前找不到我，所以他找馮.....

主席：

志強。

梁振英先生：

.....署長，請馮署長叫我致電給他，請我致電給他，而不是我主動致電給曾局長。剛才.....或者我在第15段的寫法，亦即是我剛才的說法，是我憶述的。

陳淑莊議員：

嗯。

主席：

好，陳淑莊議員。

陳淑莊議員：

那即是說，現在根據你記憶，即是憶述，第15段就是比較正確.....在你的記憶當中，一個比較正確的紀錄.....

梁振英先生：

但是，其實，主席，如果可以.....主席，其實可以插一句，其實我亦看不到有甚麼矛盾的地方。

陳淑莊議員：

沒有，我確認一下事情的發生經過而已，主席。

主席：

是。

陳淑莊議員：

好，接下來，我想問一下，事發之後，當然，你的陳述書亦都有說，你曾經致電公司，向Mr K B WONG瞭解一下等等狀況。接着，在這件事之後，亦公布了結果，到最後.....我可否確認一下，在我們的bundle當中的A8，即是你一封以行政會議召集人信頭發出的信，就是2002年3月11日，在這件事.....即公布.....被發現叫做"漏報"事件之後，你第一封正式致政府的信件。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對。

陳淑莊議員：

嗯，這封信亦說出了那宗事件。我想問一下，為何你在這封信，從來沒有提及過你在陳述書當中，你致電給你其中一位同事，去檢查過、問過有沒有與西九有關的工作？這個正如剛才你確認我所說，這是你第一封正式致函政府解釋發生甚麼事的

信件。為何這封信裏面，從來沒有解釋過你曾經致電回去作出確認的紀錄？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我在這封信沒有提到，但是，我在這封信亦有說，你看整封信的內容，包括譬如："I was not aware of this before the Jury, including myself as a member, had completed the voting process." 即是說，對於我們公司被要求提供一些簡單的地價資料的事，我是不知道的。如果知道，如果有的話，如果是業務的話，就會在我們公司的利益衝突的查核過程中，會看得出來。

陳淑莊議員：

你這一封信確是有解釋貴公司或當時你工作的公司，在檢查程序的時候的一些手續，但這裏你並無親述你曾經致電給你說過的一位人士去檢查，可能有利益關係的部分。你是否同意我的說法呢？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這封信並沒有這樣說。

陳淑莊議員：

但你這封信反而記錄了這件事之後，你與多位同事、相關的機構、公司(包括海外、本地)的任何聯繫、聯絡，反而你有在這封信記錄，你是否同意？

梁振英先生：

這個是與Mr Eric JOHNSON大家當時同意這樣做的，就是補回 —— 作為一個supplementary agreement —— 補回我所有的

公司，包括家族公司、包括海外公司，亦包括一些與西九規劃設計比賽有可能／無可能出現關係的公司，全部拿出來，作為一個supplementary declaration。

陳淑莊議員：

主席，作為一個解釋的話，是要解釋整件事件的發生經過。如果只解釋後半部分，而沒有解釋當日(在21日至23日)，他曾經致電給他其中一位同事，研究過發生甚麼事，我覺得這是並不可信的。

主席：

這是你的陳述嗎？

陳淑莊議員：

你是否同意我的說法？

梁振英先生：

我不同意這個說法。主席，事實上，Mr Eric JOHNSON亦從來沒有提出過這個疑問。我有沒有在會上向陪審團或.....

陳淑莊議員：

評審團。

梁振英先生：

.....評審團或評審團的主席口頭報告，我自己沒有紀錄，我亦不想說，依賴我當時口頭說過甚麼。我的答覆就是這樣。

主席：

好的。接着是謝偉俊議員。

謝偉俊議員：

多謝主席。主席，梁先生，由於已過了相當長時間，肯定有些東西大家需要嘗試回憶一下當時發生的事。本來我的次序想

先問關於填申報表。不過，既然陳淑莊議員剛才的提問關於這封信，容許我用這封信作為出發點。看看第一點，剛才陳淑莊議員形容是第一次有機會，事後揭發這個所謂利益申報漏了後，第一次跟政府溝通的信。這封是2002年3月11日發出的信件。

梁先生，我想你看一看整封信，也許公道起見，請你從頭到尾再看看這封信，總共3頁紙。

主席：

嗯，對的。

謝偉俊議員：

特別是最後一頁，page 3，關於說為了要"complete the declaration"，你要"attach a full list of companies in the DTZ Group"，last paragraph是這樣說的，對嗎？

主席：

最後一頁，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主席，我跟到。

主席：

嗯。

謝偉俊議員：

好，多謝你。我這樣說對不對呢？梁先生，你在這封信中從來沒有提及到，你填有關申報表時，就你所理解應該或者不應該，需要或者不需要填的公司定義作任何說明？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這封信有沒有說明呢？我在這封信中，有一段我提到"conflict of interest"，不是一般的"interest declaration"，就是這封信的第3頁："Like other professional firms, DTZ has a practice of checking against potential conflict of interest, to avoid subsequent and conflicting instructions on the same matter"。這一段也許我可以從側面回答到之前陳淑莊議員的問題。我有提到公司去check、去審核、去查核可能潛在的一些利益衝突的制度。對不起，說到這裏我已經漏了.....。

謝偉俊議員：

我明白，梁先生，這一段似乎說，因為不需要給任何費用，不是一個"fee-paying transaction".....

梁振英先生：

是。

謝偉俊議員：

你當然不覺得是一個"conflict"，所以你就.....我們聽過你之前的證供是這樣說的，你同意吧？但是，我反而是問你，有沒有任何一個"reference"，一個陳述關於你認為申報表的理解，甚麼情況下要填、甚麼情況下不需要填，這個理解。翻看你現在的供詞，梁先生，你第二份供詞，由第27段到第41段，都很詳細申述你認為，為何你會覺得這個申報表一如你所想的"construction"演繹方法才對。你是否同意呢？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主席，如果Eric JOHNSON先生他有一個不同的理解的話，他會，或者他最少應該當時叫我填寫過另一張利益衝突申報表，而不是要我將所有公司，即我有股份或作為董事的公司，將一份名單給他。

而事實上，這個理解，據我所知，不只是我一個評委這樣理解。我知道，還有另一位評委，劉秀成教授當時都是這樣理解。還有一位技術委員會委員，因為技術委員會委員填的申報表，跟我們作為評委填的申報表的格式完全一樣，這位就是周子京先生。他們兩位都有.....據我們作為第三者的瞭解，在當時，都有他作為董事或股東的公司這個身份，而他填這張申報表的時候，填法跟我的填法完全一樣。

我到今日，我理解這張申報表的要求，並不是要填寫所有我作為董事或主要股東的公司的名稱，而是說，如果有一間或多間公司是跟我作為西九比賽評審委員的身份角色有利益衝突的話，我就填這些公司，否則便不需要填寫所有公司。

這亦是我為何在開場發言的時候，主席，我希望大家能夠分得清楚兩種不同的要求，一個要求是申報利益，你將你所有公司，或者到行政會議的話，連你持有的外匯等等全部申報。而每次開會的時候，有了一個特定的議題，你就申報跟這個議題有沒有利益衝突。一個是利益申報，一個是利益衝突申報。

我至今仍然認為這張表的要求是利益衝突申報。我相信評委和技術委員會委員當中，不單我一個人有這樣的理解。事後，Mr Eric JOHNSON亦沒有要求我再填另一張表。大家看到我和他之間的書信往來，應該清楚這一點。

主席：

嗯，好的。

謝偉俊議員：

主席。

主席：

謝偉俊議員。

謝偉俊議員：

我希望公道起見，給足夠的時間梁先生回答。不過，亦因為時間所限，我們必須比較掌握範疇。希望梁先生能夠就針對的問題直接回答，不需要說太多已經說過的證供，好嗎？

梁先生，撇開剛才這封信，據我的理解，當這件事，關於利益申報被揭發漏報的時候，你有沒有跟.....當日你馬上跟陪審團有解釋.....

主席：

評審團。

謝偉俊議員：

.....評審團有解釋過情況，對嗎？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我是有的。

謝偉俊議員：

你當然有機會跟Mr Eric JOHNSON初步解釋這件事的來龍去脈。你當時的答案似乎是，你不知道為何會發生這件事，如果我沒有記錯你的證供的話。

主席：

梁先生，是不是？

梁振英先生：

我記得我有跟主席Lord ROTHSCHILD說過，我記得當時Mr JOHNSON都應該在場。

主席：

嗯，OK。

梁振英先生：

接着，我有跟評審團解釋，我記得主席、Eric JOHNSON、評審團都不認為這是甚麼違規……

謝偉俊議員：

明白。

梁振英先生：

……或者漏報、或者是……

主席：

OK。

梁振英先生：

……甚麼誠信問題。

謝偉俊議員：

嗯。

梁振英先生：

或許，主席，容許我在這裏再多說一句，謝……

主席：

謝偉俊議員。

梁振英先生：

謝偉俊議員提出我3月11日給Mr Eric JOHNSON的這封信。我第一段說"I refer to our conversation on 28 February 2002..."，是說我們2002年2月28日，我們談過這件事，接着兩行是說，因

為我第二天去了深圳，接着我在上海出席一個貿易發展局的活動，解釋為何我大概十多天後才跟進這件事。

第二段我開首就說，"I undertook to come back to you..."，這是在當天，即3月28日.....對不起，2月28日發生這件事的時候，我跟Eric JOHNSON先生說的時候，我自己主動提出，我會回來、我會再向你詳細交代這件事，所以這並不是說Mr Eric JOHNSON要求我發出一個書面的甚麼東西，所以這封信是我主動的，亦都是一個負責任及開誠布公的交代的態度。

謝偉俊議員：

是.....

主席：

謝偉俊議員。

謝偉俊議員：

.....你都有機會與曾俊華先生在電話上，就這個漏了申報的問題通過電話？

梁振英先生：

是曾先生叫馮署長叫我致電給他(鐘聲響起)，我致電給他.....

主席：

繼續吧，繼續，沒有問題。

梁振英先生：

.....我致電給他，我記得我對他說，我說我不知道原來有人說DTZ(戴德梁行)——即我當時任職的公司——被一間參賽者列為物業顧問，我說我不知道。當時他沒有告訴我是哪個作品、哪個參賽者。我接着說我可以如何跟進這件事、如何調查。很自然地，最容易讓我瞭解事情的方法，是讓我知道哪位戴德梁行的同事參與過這件事。當時曾俊華先生他都不知道，他便叫我問Eric JOHNSON.....

謝偉俊議員：

是。

梁振英先生：

.....是Eric JOHNSON將K K CHIU的名字給我。我致電K K CHIU，接着他說他都不清楚，他說具體做的是K B WONG，所以致電給K B WONG，就是一個這樣的過程。

主席：

好的。謝偉俊議員。

謝偉俊議員：

梁先生你是否同意包括這封信 —— 3月11日這封信 —— 包括所有漏了申報的對話、包括Lord ROTHSCHILD也好、曾俊華也好，或者是Eric JOHNSON也好，你從來都沒有就你現在所說 —— 在你的口供裏，剛才所讀出的段數 —— 就你所理解的申報的定義，提出你的看法或申辯？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主席，當時這件事發生得非常快，這個作品隨後便被否決了.....

主席：

取消了資格。

梁振英先生：

.....或者是否決了參賽資格。同樣地，我沒有提出.....在會上提出說這個申報表格應該如何理解，但同樣地，亦沒有人告訴我，這個申報表格的理解方式我是理解錯了，是應該有另一

種理解。如果有人有這個意見的話，我一定會在會上與大家討論，又或者是會被要求填過另一張申報表的。

主席：

謝偉俊議員。

謝偉俊議員：

主席，我們不如看看申報表本身，因為剛才梁先生多次說想有機會解釋申報表——A3(C)。

梁先生，你有這份申報表在你面前嗎？

主席：

A3(C)是每一位評審委員會成員的利益申報。A4是梁……A3是誰人的？

謝偉俊議員：

梁先生，剛才你在回答……

主席：

謝偉俊議員。

謝偉俊議員：

……陳淑莊議員的問題的時候，都有大約提及關於填表的時間，或是應該填了才拿去，還是有否留下影印本的這些問題，你記起來了吧？

梁振英先生：

是的。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是，主席。

謝偉俊議員：

想瞭解一下你的申報表是否你本人自己填的？還是同事幫你填了，你簽名？

梁振英先生：

是我填的，主席。

謝偉俊議員：

想瞭解一下你簽申報表的時候，你用了多少時間來填呢？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我記憶中記不到了，但我會看得比較仔細，因為這張申報表有很多double negatives，又要delete一些句子是用"no"開始的。我填過很多利益申報表，這一張是比較複雜的，寫出來很多法律的語言。

謝偉俊議員：

是的(李永達議員在座位上發言).....對不起.....

李永達議員：

我想問問"阿Paul"說的是不是A3(C)？

主席：

A.....

謝偉俊議員：

A3(C)。

李永達議員：

這是Bosco FUNG的填表。

主席：

A4，A4，A4，A4。

謝偉俊議員：

A4。

李永達議員：

我想你澄清……

謝偉俊議員：

對不起。

李永達議員：

……你是說A3還是A4？

主席：

應該A4，A4才是梁先生的。

謝偉俊議員：

我的…… for some reasons，我的……

李永達議員：

A4是S.H. PAU。

謝偉俊議員：

……leaflet是A3(C)，不過不要緊，我們在說的是 same declaration form，如果是 numbering 錯了的話，我們可以 correct 它。

李永達議員：

主席，因為我們要落紀錄，所以我為何要問……

謝偉俊議員：

多謝你提醒我。

主席：

多謝。

李永達議員：

……是哪個資料，我想再澄清。

主席：

應該……如果是A，應該是A4。

謝偉俊議員：

多謝主席，多謝李永達議員。

李永達議員：

不好意思，我怕看錯。

謝偉俊議員：

多謝，多謝。我……這樣說對不對呢……

梁振英先生：

對不起，對不起，主席，我都想確認一下，是A4(C)還是A4呢？

主席：

是A4(C)……A4……

謝偉俊議員：

(C)及4都是一樣的.....

主席：

.....(C).....不是，(C).....

謝偉俊議員：

.....一張是confidential，一張是not marked confidential的意思，兩張form其實都.....

主席：

4(C)和4是兩回事.....

梁振英先生：

4(C)不是我的表格。

主席：

.....4(C)已經不是這個表，是A4.....

謝偉俊議員：

對不起，或許我.....

主席：

.....對不起，清楚是在說A4。

謝偉俊議員：

.....對不起，my fault，我說回A4，對不起，OK。

我想瞭解一下梁先生，你填這張表格的時候，有否翻看Eric JOHNSON在2002年2月21日給你的信件，根據有關填表格的指引來填？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有。

謝偉俊議員：

你用多少時間翻看那個指引？

梁振英先生：

是比較長的時間，因為我要瞭解那個指引的要求是甚麼，而且這個指引亦寫得比較長，我是有看的。

謝偉俊議員：

不論是你看指引也好，看表格本身的格式也好，這樣說是否公道呢？這個指引相對的字眼是……或許用的詞，或許方式是比較複雜的？你剛才都說是比較特別一點的。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其實是相當複雜的，而且有些地方還是比較亂。我不想批評設計這個表的人，但正如我剛才所說，大家現在有，我當時當然沒有，但最近這件事在立法會關心了之後，我發現除了我之外，至少另外還有兩位都是社會上的知名人士，他們對這個表的理解與我一樣。

主席：

OK，這個清楚。

謝偉俊議員：

你填表時有否覺得為難、理解上有困難？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花時間，亦不是說完全填不到，但要花時間、花心思來瞭解設計這個表的人的要求。

主席：

是。

謝偉俊議員：

能否大約說多少時間？你譬如說，如果填一個相對困難的表格，以你心目中、印象中，應該不是太多時候填這些如此困難的表格。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我現在記不起花了多少時間填這個表格了。

謝偉俊議員：

不要緊。我們都知道.....你也可以確認一下，你從來沒有就這個表格的內容的定義問任何人，包括Mr JOHNSON？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我不敢說有否問過他，我應該沒有致電給他，但譬如說，到會場交表的時候，大家有否.....旁邊有沒有評委對我說過一、兩句，說這個表為何如此設計，或我有否向Mr JOHNSON反映過一些甚麼等等，這個我記不起了。

謝偉俊議員：

你是否覺得今次漏了申報事件，除了說我們剛才聽到你的解釋之外，有些原因都是表格比較複雜了？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這個表是不必要地複雜，其實可以寫得簡單很多……

謝偉俊議員：

是的。

梁振英先生：

……因為設計這個表……主席，表的作用是希望……一方面統一不同人的申報格式及內容，第二是協助填表的人不需要……

主席：

花這麼多……

梁振英先生：

……寫一段東西。現在回看過去，我寧可當天籌辦這個比賽的當局叫我寫兩頁紙給它，可能更會清楚交代。

主席：

好。

謝偉俊議員：

你覺得這個填表的……這個表格的複雜起碼有部分原因……如果不是重要原因，導致你今次申報漏了？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我.....多謝你的問題，謝議員，我現在不想說我漏了申報，因為確實我是根據我對這個表的要求、理解來作出申報的。我長氣點再說一次，那十多位評委及技術委員當中，不只我一個人是這樣理解的.....

謝偉俊議員：

是.....

主席：

謝偉俊議員。

謝偉俊議員：

這樣說 —— 最後這個問題 —— 這樣說是否公道呢，梁先生？就是雖然有這個困難，雖然你覺得這個表都是複雜的，不過從來，你無論對Mr JOHNSON又好，Lord ROTHSCHILD又好，對其他jurors又好，回覆政府的信也好，你都沒有將.....當時來說，你沒有將表格的複雜性作為原因，導致你漏了申報的事實。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這個表是複雜的，但我剛才說過，到最後我理解這個表的要求，不能夠說是有困難的，就花了很多時間去看，看完之後，根據我的理解，而作出申報。所以我剛才說，我不認為我是漏報。我是根據我對這個表的要求、理解而作出申報的。

主席：

好。

謝偉俊議員：

直至今次我們見到的口供紙裏面，你才第一次……我相信這份文件是律師替你草擬的，這樣說對不對呢？

梁振英先生：

這份文件是律師替我草擬的。

謝偉俊議員：

是。所以為甚麼陳淑莊議員問，為甚麼是第三身，因為是律師的文件。這樣說對不對呢？

梁振英先生：

我認為不是因為律師草擬變成第三身。律師草擬一樣可以代我以第一身來草擬。

謝偉俊議員：

明白。但是，今次文件才是第一次，你就有關申報的定義的困難作出很詳盡的解釋和反駁……駁斥它的。是不是這麼說？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主席，同樣地，Eric JOHNSON或者整個評委，包括評委的主席，當時亦沒有說我理解錯誤這個申報表的要求。

主席：

OK。梁美芬議員。

梁美芬議員：

主席，我想問一問梁先生，你在接受邀請做評委的時候，有沒有提交你的履歷給主辦單位？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我是有的。我記得主辦單位是因為要做一個有關評審團評委的簡介。在履歷中，一如我自己慣用的履歷，除了公職之外，在突出的主要職業上列明，我是戴德梁行主席或董事總經理的職務。

主席：

梁美芬議員。

梁美芬議員：

是。其實在……我不知你這數天有沒有時間看到或聽到我們向Mr Eric JOHNSON的一些查問。他亦確認了他寫信給你的時候，是寫給戴德梁行，跟你的書信往來都是寫給戴德梁行的，所以他很清楚你是戴德梁行的主席。

在這裏，我想問一問 —— 其實與謝偉俊議員，可能我們兩個都有少少……都有法律背景 —— 其實那份表格，我自己看到就是相當複雜的。其實我問Mr Eric JOHNSON的時候，就問他有沒有評委問他怎樣填，或者有沒有安排briefing給任何評委呢？他給我的答覆是，他認為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亦都沒有任何評委表示過填寫的時候有困難。

我想問一問，你自己本人，你第一眼看到這份表格的時候，你是不是立即覺得，他給予你們兩天的時間，是沒有問題？

主席：

梁先生。

梁美芬議員：

你是其中一個評委。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我好像.....不知在哪份文件裏看到Eric JOHNSON先生，他都解釋了為甚麼給評委這麼短的時間來填這份利益申報表。這我是理解的，我自己亦都不抱怨。但是，我覺得整個利益申報的設計，可以更簡單和直接。

至於梁議員，她剛才或起初提出的那點，我確認所有有關西九概念設計比賽的文書送遞，都是送來我戴德梁行的辦公室，而且抬頭是列了戴德梁行的名稱在所有這些文書上。

我記得在.....是不是在Mr Eric JOHNSON的陳述中，亦都說到為甚麼在這麼後的階段才知道，有關的作品——即馬來西亞建築師的作品——的參賽資料中，列了DTZ是物業顧問，他一看到之後立即記起，我就是DTZ的一個人員，因此他立即感覺到這件事有問題。

所以，其實在Eric JOHNSON和社會人士，在其他評委，至少香港的評委當中，我作為DTZ戴德梁行一員的身份，其實是一個公開的資料。

主席：

梁美芬議員。

梁美芬議員：

梁先生，我想你們和其他評委應該很"順攤"。如果我收到一個這樣的要求，我第一句說話會說："有沒有搞錯。星期四給我，我看都需要一天時間，星期六是deadline。"但你們全部都是這樣去take。

但是，問題是，我想問其實這個委員會在成立的過程裏，之前有沒有任何的briefing是說到，整個遊戲規則是怎麼樣的？因為我看到那些時限，他們給政府的官員填的利益申報表，好像是12月的，而技術評審委員會是更早的。為甚麼.....有甚麼理由

去到你們的委員會，是去到開會之前兩天，就叫你們填寫，而且我看到他說，應該是24日晚上，由主席本來要看看利益衝突的問題。25日，據我們上個星期的聆訊，起碼有兩位評委當天這樣交了一個表給他，所以Mr Eric JOHNSON說，連看都沒有時間看。為甚麼要這麼rush呢？為甚麼是這樣運作的呢？

梁振英先生：

這個我自己都……

主席：

這個……你不是……你問是沒有用的，你評述了政府本身的做法，你不如問……

梁美芬議員：

不……不是政府的做法。當他作為其中一個評委，他應該……會不會之前有一些書信的往來，因為他們被委任已經有8個月。有沒有任何書信講利益？

主席：

你問梁先生問題……

梁美芬議員：

是的，我問梁先生。

主席：

問他甚麼呢？

梁美芬議員：

就是有沒有利益衝突的討論，有沒有說過這些問題。甚至我還有一個，就是怎樣去投票，因為……

主席：

一個個吧，一個個問題吧，好嗎？

梁美芬議員：

.....因為那個rules是很複雜的。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主席，我的記憶所及，除了收到Mr Eric JOHNSON關於利益申報的要求和背後的想法之外，我們沒有討論過為甚麼有這樣的要求。我現在看看當天開會的議程，25日早上10時至12時半的議程，主席有一個開會的說明或陳辭之外，跟着是conflict of interest declarations。我記憶所及，在會上我們都沒有展開討論。

事實上，當時我相信絕大部分、絕大部分的表都已經收回了，至少我自己的那一張，在開會前都應該交了。所以，回答梁美芬議員的問題，我們在.....至少我自己在填表之前，是沒有參加過有關應該怎麼填、怎樣理解這個利益衝突申報表，有任何簡報或者說明的。

主席：

梁美芬議員。

梁美芬議員：

我想.....我不知道梁先生有沒有那份資料，是我們的藍色bundle A21附件14，即是.....應該是政府回覆李永達議員的資料。或者我可以讀一讀，因為上次我都是問.....

這個就是.....當中提到政府怎樣看待其訂定的機制："我們並未察覺有任何國際認可的機制，規定當有評審團成員涉及利益衝突時，須披露評審程序的資料。然而，國際慣例要求設計比賽的主辦單位須把評審過程及參賽者提供的資料保密，以確保評審團能夠坦率地表達意見和進行討論，並且保障參賽者的利益"。他就refer to一個比賽資料文件中載有防止比賽出現利益衝突的規定。我想問，你們作為評審團，這是否你第一次擔任這類國際比賽評審團的成員呢？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規劃設計比賽，是。

主席：

梁美芬議員。

梁美芬議員：

那麼，你如何評論這個政府給李永達議員的回覆，即國際慣例要求設計比賽主辦單位最重要是保密，但未有察覺任何國際認可的機制規定評審團成員涉及利益衝突。其實，它那次講的，是說參賽者應該去看看，那我想問一下，這是否真是一個國際慣例呢？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我在這次比賽之後，參加過其他至少一次 —— 可能我現在一下子回憶不起來 —— 還有其他國際規劃設計比賽的評審，我記憶到的另外一次的評審，那個利益申報及保密做法與西九這個是不同的，另外那次的做法，就是那個作品的設計者可以現身在所有評委面前介紹其作品的優勝的地方。我理解，這類比賽很可能是“各處鄉村各處例”，有沒有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國際慣例呢？我是存疑的。

主席：

梁美芬議員。

梁美芬議員：

那麼，我就亦想再提……請梁先生看看Eric JOHNSON那個證詞的第40段，第40段，其實Eric JOHNSON……找到了嗎？

主席：

請你繼續吧。

梁美芬議員：

是的，他提到25日上午會議發生的事，其中他這樣形容當天，即他通知你，說可能你有一個作品跟你本人有利益衝突的情況，他是這樣寫的，他就是說，即那個主席，Lord ROTHSCHILD在會上給你一個機會，"…… gave Mr LEUNG the opportunity to speak. Mr LEUNG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repeat his difficulty in understanding how the situation of apparent conflict could have arisen."。我看這句說話，第一，他用"repeat"，即是說，你應該曾經在……向他表達過你覺得有困難去理解為何會有利益衝突的情況，那麼你自己有沒有回憶，其實你當日說的repeat你那個difficulty，有沒有印象是些甚麼呢？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有，當時，我第一個反應呢，主席，就是整件事是奇怪的。第一，為何這個有關的作品，即馬來西亞楊則師的作品，他會在其參賽文件當中寫了戴德梁行是其物業顧問，因為這樣的話，根據會議規則……比賽規則，他很可能會被淘汰的，這個是第一點，就是奇怪的。

第二個，就是我做利益衝突或潛在利益衝突的查核時，在"大簿"那裏沒有，如果是一個不收費的、一個簡單地價的查詢的話，為何楊則師又會將戴德梁行列為這個參賽團的一個成員？所以很多這類因素，令到我當時對這件事掌握不到。如果這是一個業務，填進了"大簿"，我們查又查得不小心，這個解釋就很簡單。所以，Mr Eric JOHNSON的陳述書的第39段，就說我向評審團主

席 Lord ROTHSCHILD 重複我理解這件事那個難處，他這個講法，我覺得是實事求是的講法。

梁美芬議員：

是，主席，我想問一下，即他……是說重複你的……即你很難理解他為何這樣指斥你吧……應該這麼說吧，那麼那個……我想問一下，你是用……你自己是否記得，你有沒有跟 Mr Eric JOHNSON 或主席爭辯過，"喂，我沒有……為何會有這事情？"，即為何……有沒有表達過一些不滿，為何……"喂，這事情又關我事？"，有……類似……我不知道，即有沒有一些……因為他用 "repeat"，如果我們看這個字眼，應該你其實……在當時應該不大接受他們這麼說的。

主席：

有沒有爭辯呢？

梁振英先生：

主席，我們是沒有爭辯的，Lord ROTHSCHILD 及 Mr Eric JOHNSON 當時都接受我那個講法，而且我亦主動告訴 Mr Eric JOHNSON，就是說，我瞭解了整件……更加具體瞭解整件事之後，我會——正如我剛才讀出來那封信——說我 undertook，即是說，我承擔會再將整件事書面向大家解釋的，所以沒有爭辯，亦沒有指斥。我在開始時講的那番說話當中，亦有引述香港《太陽報》報道另一位西方評委，Mr Peter DROEGEDROEGE，他的講法，他在這個報紙報道的講法，是說他亦不覺得這件事有些甚麼不尋常的地方。

主席：

好，梁美芬議員。

梁美芬議員：

是，那麼我就想問一下，其實開名指出哪些項目贏了，即是何時……即你解釋了之後，他們就決定去公布，在那個時候，是否 Norman Foster 已經是……你們已經知道是當選了？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我們現在說這件事，即是說，馬來西亞楊則師在其參賽文件當中，將戴德梁行列為物業顧問這件事，我知道了後，在會上討論之前，已經決定了冠軍作品，即剛才梁議員說的Norman Foster那個作品。

梁美芬議員：

那麼，我想問一下，其實決定了哪些作品，包括哪些作品已被取消資格，即你們評委已全部知道之後，其實……包括主席，以及……因為你已經是……要……即已出現你那個……要向他們說可能有這個問題，這個作品要取消資格，主席或Mr Eric JOHNSON有沒有機會再問一問大家，現在當選的是這3個作品，有沒有人再需要披露任何關連利益？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我不記得有。

梁美芬議員：

那麼，在你們的行家裏面，你們對於英國這間公司，Stanhope，你熟悉嗎？你們這一行？

梁振英先生：

我不熟悉。

梁美芬議員：

那即是說，宣布了之後，大家就再沒有討論，跟着就去公布，譬如我……即其實報紙亦都有講，我們上次追問Mr Eric

JOHNSON都有講，即Mr ROGERS —— 另外一個評委，Peter ROGERS —— 他可能跟另外一間公司，他是Director，跟這個獲選作品有關連的關係沒有申報，這件事，是從來在你們整個due diligence process及宣布的時候都沒有再問其他評委，即沒有發生任何事，就這樣贏了就.....你就.....就做完，這樣就宣布，沒有再double check的.....整個過程？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我的記憶中，我們在會議上沒有討論個別的利益申報的情況。

主席：

好，還有沒有？沒有，我們就.....

梁美芬議員：

暫時沒有.....

主席：

第一輪方面還有沒有其他.....石禮謙議員。

石禮謙議員：

主席，我只想澄清數個問題，很簡單的，主席。我們今天看昨天10年前的事，真的很考功夫，以及對梁先生也公平一點，我們用文件看這件事，用文件看這件事。我想看看，振英在他給我們的兩份書面陳述，第一份是W6(C)，那裏就是第一個.....對不起.....

主席：

第二。

石禮謙議員：

.....W.....這是.....

主席：

5(C)。

石禮謙議員：

.....是，第一個，第一個written statement那裏，他說關於他申報的事，以及在第二個written statement，CY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我想請CY向我們作出解釋，因為我們以往看的概念，關於申報利益declaration of interest，是那麼多advisory board各方面的架構都以這種形式作出申報，而不是像你在第二個written statement那裏用了一個新的概念，這個概念就是declaration of conflict of interest。

我的思考 —— 希望你在這方面向我們解釋 —— 這個分別，我覺得只有利益的衝突，當你沒有申報該利益衝突時，就要開始.....conflict only arises out of declaration not being made properly or declaration has not been made。換言之，在這方面，如果你沒有申報，而衝突存在，這才會發生，這行為才會發生。很難以你這個新概念申報的，一個conflict of interest去declare。如果是這樣做，即存在利益衝突，然後這樣申報，是沒有意義的。所以，這兩個概念，一個傳統的概念與你在第二份陳述書所解釋的，我不是很明白，所以，你可否借這個機會向委員會解釋，這個概念是如何得出的呢？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主席，這個概念不是我的概念，也不是一個概念的問題，而是一個要求的問題。我就是看那9頁紙的傳真，Mr Eric JOHNSON發給我及其他評委的，那也是技術委員會委員使用的申報的要求及格式。依那裏來看，看它的要求是甚麼。那份表開宗明義就說conflict of interest，而不是說interest。我們大概在很多委員

會，例如我以前在行政會議，都有這兩個層面的申報。我在香港擁有甚麼物業，全世界在甚麼地方擁有甚麼物業。這已申報了。

接着是我們會議議程中有哪個問題的提出與我擁有的物業或我的公司的股權，或公司董事出現利益衝突時，便作出申報。有些時候需要避席，有些時候又需要怎樣。所以，這是兩個層面的問題。這兩種概念一直存在，我的理解，今天的申報要求並不是一般性的利益申報，而是利益衝突的申報，所以，你可以看到，無論是之前教我們填表的指引也好，或表格本身也好，多處地方都有conflict這個字。

石禮謙議員：

多謝主席。

主席：

石禮謙議員。

石禮謙議員：

多謝你澄清，CY。我想看看，我們從利益申報，先要申報利益，然後看有沒有衝突，是要每一件事看的，就如振英剛才所說。但是，那份form也是稱為declaration of interest，而不是declaration of conflict of interest，這樣東西我們需要很清晰。為甚麼呢？你提出這個.....不要說是概念，這種看法與我剛才所說的，今天看昨天的歷史，要以昨天的情況看。因為你現在以第二個statement解釋，所以，我想澄清這一點。第一。

第二點，我想看看.....應該用昨天的文件看，我想看看A3，剛才在你的陳述書也說過，Mr Eric JOHNSON那封信，那封信給jurors。我想看看，很清楚，在Mr Eric JOHNSON那封信第3頁，名為Conflict of interest declarations，即就如你剛才解釋的，他有個Conflict of interest declarations，實情是他這個.....看回信件，很清楚的是declaration of interest in.....就是你要申報你的利益，而有沒有衝突則是另一回事。他在那裏說了為何要這樣做，在第一段。

同時，他在第三段那3個羅馬數字(i)、(ii)、(iii)也說得很清楚，他在第(i)已要求你們注意，你們任何家人或職員，又或你的professional associates，即同事，他們在哪個項目，哪個有directorship、shareholder都要申報。在這方面，他是說得很清楚的。至於第(ii)項，他向你們解釋了你們應該怎樣做。第(iii)項，他全都說到.....在羅馬數目字(iii)、羅馬數目字(iv)、羅馬數目字(v)、羅馬數目字(vi)，都有告訴你們。如果看了這封信，你填寫那份表，便很清晰是要你declare，即declaration of interest。但是，在那declaration form那裏也是頗為混淆的。所以，我便向政府索取行政會議成員.....當時行政會議成員如何申報。政府今時今日，我也不知道為甚麼，主席，它都沒有給我們。所以，這樣看，在這方面，我們便可以看到整件事的分別在哪裏，便可以看到你所解釋的理由是成立還是不成立。

但是，我看回這封信，CY，如果你有看回這封信，你當時填表便有問題了，就如John TSANG，前SPL，即Secretary for Planning and Lands，他在17日坐在這裏作供時指你漏報，因為你漏報，所以他就要disqualify楊先生的作品。在這裏，他28日跟你說時，他曾致電給你——他說那通話持續一、兩秒而已，那當然長過一、兩秒——把事情告訴你。接着在28日早上，Eric JOHNSON與你和Chairman Lord ROTHSCHILD出去了一會兒，向他解釋。你當時有沒有向他解釋你今天給我們的陳述書，W(C)第二段那裏所說的conflict of interest與declaration of interest的分別？可否告訴我們？是很難記得的，但以那些文件與事實，一直說出來，如果你當時沒有說過，你確定他指你漏報，而你接受了這件事，我讓你解釋情況，好嗎？

主席：

在梁先生未回答前，我想指出.....

石禮謙議員：

明白，主席。

主席：

.....提及曾局長，曾俊華那時提出並不是指因他漏報而取消那個資格，而是指參賽者在報名過程中因有違反而取消，我相

信.....但是，亦很清楚地說梁先生是漏報。我覺得應該糾正你剛才的描述。

石禮謙議員：

兩件事情都是因為漏報而.....我明白。

主席：

漏報就是指出他漏報，但取消資格是指出因為那參賽者違反.....

石禮謙議員：

明白，主席。

主席：

.....規則。

石禮謙議員：

我沒有.....因為時間限制.....

主席：

我想作出糾正，梁先生你繼續回答吧。

石禮謙議員：

.....我想兩件事情，結果都是一樣的，主席。

主席：

結果不是一樣的，要清楚，只能說是兩件事。

梁振英先生：

主席，多謝你，亦多謝石禮謙議員的提問，讓我有機會再澄清一下。

主席，你的理解是正確的，我同意是兩方面的.....

主席：

我不想說些甚麼，我只是想說出事實，讓大家知道當天曾俊華的表達是這樣子而已。梁振英先生。

梁振英先生：

.....是兩方面的。首先，申報表是如何理解，有兩種。我不是唯一一個評委，或者技術委員會的委員，是用我的理解，即是說，表格要求我們填寫有衝突的利益，不是所有的利益。因此，填寫公司名稱，你是甚麼公司的董事或主要股東，你只需填寫有利益衝突的公司，不是填寫所有你作為股東、主要股東或董事的公司的名單。這是我的理解，我不是唯一一個這樣理解的。所以，這不是漏報。

但是，即使用另一個理解，即是說，要把所有你有董事職務和主要股權的公司也填寫，因此，我便交了一疊紙給主辦單位，表示我是這些公司的主要股東和董事。我已經全部申報了，所以完全沒有漏報的可能性，完全沒有了。

在這種情況下，馬來西亞楊經文則師的作品，我恐怕仍然會被淘汰，取消資格的。為甚麼呢？因為在他的參賽作品中，不知為何，他填寫了戴德梁行是他的參賽團隊之一，為他提供地價資料作為Property Advisor，中文大概是地產顧問，這個時候，他已經喪失參賽資格。所以，兩件事是可以獨立的。

石禮謙議員：

主席，就算.....我想澄清一下整件事。第一，我問當時的.....即現時的曾司長，當時的曾局長打電話給你時，說你漏報，你如何回答他呢？

因為曾局長 —— 當時的曾局長 —— 在17號那天，指名道姓說你漏報，所以打電話給你。他打電話給你，我們不知道他說了些甚麼，但是，你當時怎樣回應他呢？他說你有漏報，再者你們又走了出去談這件事。可否告訴我們，曾局長.....如果你可以說就說，說不到也沒關係，因為我們也想瞭解一下事實是怎樣的？多謝主席。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多謝石議員。主席，我記得曾局長在電話跟我說，他沒有說我漏報，他說有一個參賽作品的設計師，指你的公司戴德梁行是它的Property Advisor，或者類似的字眼，不知道是Property Advisor，或者是Land Consultant，或者是甚麼。我說我從來不知道這件事，我要瞭解，要查證。我問他可否告訴我，既然如此，他有沒有說我們公司裏哪位同事替他做事。

他沒有說漏報，所以，他只是知會我這件事，說馬來西亞則師的參賽文件有提及戴德梁行。這亦是與Mr Eric JOHNSON在立法會跟大家說的是一致的。因為在他的陳述書中提及前一晚拆信封，一拆開便看到戴德梁行的名字，Eric JOHNSON自己也知道，我是戴德梁行的主席或者董事總經理，因此，他才跟曾俊華先生說。

所以，他沒有說我漏報，他告訴我馬來西亞的作品，將我們公司的名字填寫了。那件事情便是這樣子發展下去。

石禮謙議員：

多謝CY。那麼，我又想問，如果是沒有漏報，即是你不同意John TSANG在3月17日在立法會說你漏報，我給你機會表示同意或不同意。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多謝你，石議員。主席，我仍然維持我一直的說法或理解，我亦不是唯一一個評委或者技術委員有這樣的理解，便是表格要求申報有衝突的利益，而不是全部的利益。

石禮謙議員：

那麼，我……

主席：

石議員。

石禮謙議員：

CY你……多謝主席。你可不可以再翻看A3那份文件，你如何演繹Mr JOHNSON在第3頁那裏，羅馬(i)、(ii)、(iii)、(iv)、(v)、(vi)、(vii)那裏，你看看那部分，提及那麼多方面，你喜歡說是申報利益，或者是申報衝突利益那方面……

主席：

利益衝突。

石禮謙議員：

……利益衝突那方面，你看這7點，如果你做足這7件事，你看到的話，你用甚麼名稱也可解決整個問題，而沒有需要讓2月28日的事情發生，這是第一點。第二，你沒有需要在3月11日再拿封信給他看。

你漏了申報，只是很簡單的事情，很多時候，我們在立法會發言時也忘記，也漏報的，我也試過這樣。但是，我仍然坐在這裏。這方面，我只是給你機會解釋……

梁振英先生：

好。

石禮謙議員：

……如果真的在這次有這樣清晰地去看，以及你是公職人員，剛才很多同事問，你應該很小心留意這方面，你有沒有做到這一點？如果沒有做到的，不要緊，我們只想知道真相，因為你很忙，沒有看到這些資料，但是，我們要確實這個時間，好嗎？CY。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多謝主席。我是十分小心處理申報的事情。Mr Eric JOHNSON這封信的第3頁，用黑體字打出來的是"Conflict of interest declarations"，是叫做"Conflict of interest declarations"，即是說利益衝突的申報。

而剛才石禮謙議員提出的那6段，前面一句是"Please note the following points before completing the form-"，即是說"請你注意以下幾點，在你填寫表格之前"，有羅馬(i)、(ii)、(iii)、(iv)、(v)、(vi)點。其中一點是甚麼呢？便是第(iii)點，"it is not incumbent upon jurors to make enquiries of any close associate or contact to ascertain whether or not they have entered the competition"，諸如此類等等。

到提及大家現時關心的問題，便是因為我是評委，同時亦是戴德梁行的董事和一個主要的股權持有人。這是第(v)點，談及如果評委是一間公司的主要股東和董事，大家可以假設他應該知道公司內發生的事情等等，亦是談及衝突，不是指一般的利益。

現時如果.....如果換轉一個做法，只是問，如果你是任何公司的股東、主要股東或者董事，請你將公司的名單全部列出來。這個作為評委來說便簡單得多，我便會提交一張名單，他拿着這張名單，或者主辦當局拿着名單來核對，即Mr Eric JOHNSON早兩天跟大家所說，他晚上拆的那個信封。他拆開信封後一核對，便知道甚麼有利益衝突，甚麼沒有利益衝突。這對於我們作為申報者來說，以及對參賽者來說，都是方便、而且比較完善的做法。

當然，如果可以在別人的信封到手時，立即做查核的工作，就更加可以避免事後才知道，然後又要淘汰一些作品。所以，我覺得有關設計和理解仍然是利益衝突的申報，而不是一般的利益申報。

石禮謙議員：

主席。

主席：

石議員，因為我們1時便……

石禮謙議員：

我知道，我只想跟進……

主席：

不，你聽我說，我們1時便要結束，現時剛剛有兩位，在第一輪提問的有林大輝議員和黃宜弘議員。我希望如果能夠有機會……

石禮謙議員：

……不，我想再問一件事……

主席：

……我想第一輪，看看可不可以有機會讓兩位都可以問到。所以我希望……

石禮謙議員：

……好的，主席。我多問一條問題，好嗎，主席？

主席：

好。

石禮謙議員：

主席，我很同意CY，即是說表格都是頗為混淆的。如果沒有這封信，我都很同意你說，填的時候都是不小心去填的。但是，在這一封信裏，因為在這一段，在第3頁，羅馬(i)至(vi)，每一段剛才解釋給他聽，他都是……你知道政務官很"精"的，全部都是保住自己、保住自己，又一、又二、又三、又四、又五、

又六，還回基本步那樣。他將整個責任不是擺在他那裏，現在我們理解，為甚麼責任不單在你那處。但是，看完之後，大家互相有責任。

所以，這個責任，在這封信中，你怎樣解釋，用你現時的解釋，即使是我.....每一樣我都很小心看，我是要公平地去看，尤其我是提名給唐英年的，我還要更公平地去處理這件事，所以我問的問題，我不想用今天的眼光去看昨天的你。還有，我想申報，我和振英呀、KK呀，都是很多年的朋友，各方面我都是。

所以，容許我戴上我們立法會議員的帽子看這件事。我看那個表格真的說得不很清楚.....

主席：

好，明白。

石禮謙議員：

如果你.....我想再問一問，振英.....

主席：

你問。

石禮謙議員：

你看完這封信，這一段.....這數段內容，為甚麼你不好好地填那張表，而解決了這麼多問題呢？我想瞭解一下你當時的心境，以及你當時做這方面的事。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主席，我不是.....我想直接回答這個問題，但我不是很理解"你為甚麼不好好地回應那件事".....

石禮謙議員：

好短……即那時候，你填這份表的時候，你看那份表真的不知道問甚麼的，是頗為特別的，所以你懷疑是conflict of interest好，declaration of interest好。但是，當他寫這封信和表的時候，這羅馬數字的7段，這羅馬7段A、B、C、D、E，(i)，(ii)，(iii)，(iv)，(v)，(vi)，全部解釋了整件事。如果你當時跟着這6項去做，你的表無論怎麼混淆，你跟着填寫，就不會有現時John TSANG說你漏報這件事情。

主席：

清楚。

石禮謙議員：

我想瞭解一下你當時的情況，為甚麼你不看那封信？

主席：

石議員的意見，即是這6點都非常清楚，為何你……你如果有依循這6點，應該就不會出現現時……

梁振英先生：

我是有依循它的，我是有依循它的。根據我的理解，有點像一件案去到法庭審理，3個法官審一件案，他可能對合同裏的文字有不同的理解。那麼，現在我們十多個評委和技術委員，有數個人有一種理解，另外有數個人有另外一種理解。我就屬於那數個這種理解的人。我到今天都是這種理解。

主席：

OK，明白。好啊。

我想徵求大家意見。我們的研訊會在1時正結束，我相信有第二……現在排第二輪的，有李永達議員、何秀蘭議員、副主席、陳淑莊議員、謝偉俊議員、林大輝議員，還有黃毓民議員，陸陸續續。看來今天不可能會問得完。所以梁先生有機會第二次被傳召出席。

但是，我想問一問，大家.....因為現在第一輪有兩位，我想讓這兩位提問，但會短問短答。但是，我想我可不可以.....因為剩下只有10分鐘左右，我想問一問梁先生，你可不可以延後大概5分鐘左右的時間呢？你的時間可不可以？

梁振英先生：

你指1時05分結束，是嗎？

主席：

對的。

梁振英先生：

我可以。

主席：

如果這樣，我就每人給予10分鐘的時間，好嗎？那麼，行了，總之1時05分之前，我們會結束這個會議。

林大輝議員。

林大輝議員：

多謝主席。

梁先生，今天.....在第一次的聆訊會中，Eric JOHNSON和John TSANG都同時說，認為今次你在這件事情的漏報或者錯報利益方面，是一件嚴重的事情。我想聽聽你同不同意這兩個人的說法：這件漏報或者錯報利益，是一件嚴重的事情？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首先，我剛才已多番說過，主席，我仍然認為，我當天理解.....

林大輝議員：

不是，我知道你講理解，我想知道最後總結，你同不同意這是一件嚴重的事情？

梁振英先生：

這是……這是一個很——主席——是一個重要的起點。我認為我當天根據那張表的要求來申報，我亦不是唯一一位委員這麼做。因此，在我的角度來說，我當時……我剛才也說了，我當時覺得這件事這樣發生，我很奇怪。到今天，回看……

林大輝議員：

主席，我的問題其實很簡單，如果你這樣，我15分鐘是答不完的……

主席：

很簡單，不如梁先生，你直接回答他的問題。

林大輝議員：

我的問題很簡單……

主席：

你認不認為……

林大輝議員：

我想你回應一下John TSANG和Eric JOHNSON對這件事的判斷，說這件事是一件嚴重的事情。我只想你回答，同不同意他的評語。

主席：

梁先生，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我不想，我不想……他們當然有他們的看法，主席。

主席：

是。

梁振英先生：

我不想去評論他們的看法，我只是根據我對表格的理解來填寫。

林大輝議員：

OK，明白，明白。

主席：

林議員。

林大輝議員：

我第二個問題就是，剛才梁先生都說了他對表格的理解，即是利益……衝突利益，或者所有利益的概念——我不再講長故事——因為這個概念上的問題，而導致你在填表方面，是用你的思維去填這個表。最後，你覺不覺得，最終都有一間公司是disqualify了。當然你說disqualify是另一個原因，因為他填了你是property advisor。你覺得在這件事上戴德梁行或者你，有沒有做錯了呢？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我是根據我們固有的利益衝突的查核制度，去做查核的。我在這件事上沒有做錯的……

林大輝議員：

明白，明白。因為時間不夠，梁先生，不好意思。我理解到你覺得在這件事上，是沒有做錯的。那麼在這件事被揭發之後，評審委員會想方法補救或者處理。上次Eric JOHNSON說有議

員.....不是，有委員提出，不如disqualify這個參賽者。當時他說委員一致都通過，那麼你是不是確認這件事？你當時有通過、同意disqualify這個參賽者？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首先，主席，我不想用"揭發"這兩個字，因為有隱瞞才有揭發。當時沒有人隱瞞任何東西.....

林大輝議員：

那麼，我修改.....我的重點不是說揭發，我想問你同不同意？

梁振英先生：

主席，主席，我都想回應一下，因為"揭發"這兩個字說了出來，我是應該回應的。第一，Eric JOHNSON和香港很多很多人都知道我和戴德梁行的關係；第二，這個馬來西亞的建築師，他自己在他的參賽作品文件當中，寫下戴德梁行的名稱，當然他有沒有需要這麼寫，是另外一回事，但他寫下去，就不是隱瞞。在我和我的.....在沒有隱瞞的情況下.....

林大輝議員：

主席，主席，主席，我的問題其實很簡單而已，因為.....

主席：

不過.....不是，你，你.....林議員，林議員.....

林大輝議員：

你先聽我的問題，才制止我。我只是想問，當時他是不是同意disqualify而已，很簡單的。

主席：

行，因為你剛才說"揭發"，所以我也要給梁先生解釋，我也只能夠這麼做。不過，現在的問題主要是怎樣的呢？就第二個。

梁振英先生：

我當時，因為對這件事.....因為馬來西亞則師，他說戴德梁行是其物業顧問，我當時未完全瞭解那件事，但既然政府有人員這麼說，我雖然沒有看到參賽文件，到今天我亦未看到參賽文件，我當然如此相信有這樣的一件事，所以接下來的討論，是不是取消他的參賽資格等，我是沒有積極參加那個討論，而且那個討論我相信時間亦很短。

回答林大輝議員的問題，我會講，我當時沒有反對取消他的參賽資格。

主席：

好，林大輝議員。

林大輝議員：

主席，因為時間有限，我問第二個問題。

主席：

好的。

林大輝議員：

我都想跟進副主席和陳淑莊早前所問的問題，就是有關梁先生在2月21日至2月23日，當時要填申報表.....利益申報表的時候，曾經打電話到你們自己公司，向一個 —— 你剛才說過 —— 一個資歷深、高級的職員查詢，究竟當時戴德梁行有沒有與西九項目有關的工作，你就說你忘記這位同事的名稱，但是知道大約有十幾個人其中之一個。我想問，你可否提供這十幾個人的名稱給我們知道呢？因為我相信.....我們深信副主席或陳淑莊屆時會提出，傳召這位.....即是你已忘記其名字的同事來。

主席：

不過，你不要假設他會傳召或提出，好嗎？你直接問。

林大輝議員：

是，因為我想知道叫甚麼名字。因為這個名字，我相信是令整件事情水落石出的重要一環。

主席：

嗯。

林大輝議員：

所以，十幾個名字，可不可以提出來呢？因為全部都是高級職員。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我無法提供這十幾個名字。

主席：

為甚麼呢？

梁振英先生：

我向大家……因為，為甚麼呢？我致電回去，哪位在，哪位不在，或者有人經過拿起電話……

主席：

不是，可能林議員的意思，即是說有機會把那些資歷深的高級職員的名單拿出來，便可以……

梁振英先生：

.....我回去嘗試，看看能否找出名單.....

主席：

好的。

梁振英先生：

.....因為我們不斷有人事變動，以及我是.....或者我應該解釋一下，這個查核的性質是甚麼？有點似我們派人去田土廳查冊.....

主席：

嗯。

梁振英先生：

....."大簿"裏面有的資料，按揭、租約等就有，沒有的就沒有。

主席：

明白，這個明白。

梁振英先生：

我去查的就是，致電問"大簿"裏面有沒有關於西九填海區的資料，有就有，沒有就沒有。做一個這樣的動作，大家知道，尤其是律師事務所，都會請很多的所謂search clerk，基本上是一般的文職人員。那日我致電回去的時候，是否找到這個，找不到那個，到底誰可以承擔這種工作。我無辦法將範圍劃出來.....

林大輝議員：

但剛才你提到是高級的職員.....

梁振英先生：

我是說在一般的情況下，我會找一些我熟悉的同事，這些我一般熟悉的同事，就是比較年資長的同事，比較……

林大輝議員：

不明白。

梁振英先生：

……我不想掛一漏萬……

林大輝議員：

梁先生，我想問……

梁振英先生：

……給大家……

林大輝議員：

……那個"大簿"……

梁振英先生：

……主席，容許我答完……

主席：

嗯。

梁振英先生：

……我不想給大家印象，如果給大家一堆名字，這一班人一定記得我曾致電給他，就說這一班人或這份名單一定是我當日找的其中一個人，一定在裏面。

主席：

好的。林大輝議員。

林大輝議員：

我想問那個"大簿" —— 因為我不是你那行業，我不知道 —— "大簿"是否你們有業務紀錄那本簿，還是甚麼……

梁振英先生：

是。

林大輝議員：

……所以你就說那個估價沒有收費，所以沒有業務，所以不在"大簿"裏面。

梁振英先生：

是。

林大輝議員：

其實，如果這個"大簿"有業務紀錄，即是看到全公司的營運、營業額，其實這個一定不是普通職員。因為一間公司的營業額，是一個很大的秘密，以及客戶是有分類的，即是整個……我想這是很高度的秘密。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這本"簿"記載甚麼呢，主席？首先，是給它一個編號，這個編號是用來日後開單的。然後，有一個日期，有客戶的名稱，有一個物業的所在地，有哪位同事負責那件工作等等的資料，當中是沒有費用收入的。

林大輝議員：

沒有費用收入？

梁振英先生：

沒有。

林大輝議員：

即是看不到有沒有費用收入？

梁振英先生：

不是，看不到費用是多少？

林大輝議員：

Amount，看不到amount。

梁振英先生：

是，看不到費用的額度是多少。

林大輝議員：

好的。因為時間有限，我想轉另一個問題，就是你的陳述書的第18點。即是說.....梁先生，我知道你致電給.....哪位？.....John TSANG之後，你和你的同事K K CHIU通過電話。K K CHIU就pass了電話，叫你再找K B WONG，是嗎？

梁振英先生：

是。

林大輝議員：

第18點說："Mr LEUNG had a brief telephone discussion with Mr K B WONG."

我想問問你，telephone discussion中說的是甚麼呢？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我問他，我說："我是西九比賽的評審委員，現在有人告訴我，說我們公司是參賽團隊的物業顧問，我問在這件事上，我們做了些甚麼？"就是一個這樣的問題。接着他對我說的，正如我在這份陳述書上及我寫給Mr Eric JOHNSON的信裏面所說的。

主席：

是。

林大輝議員：

那你有沒有在電話對K B WONG說過，"我當時致電回公司，問過所謂的高級職員，check過是沒有的"。有沒有.....

梁振英先生：

我沒有這樣問他，因為當他對我說沒有收費，沒有收費，以及工作其實是未完成的。我就知道我為何check"大簿"check不到。

主席：

嗯。

林大輝議員：

其實.....

主席：

林議員。

林大輝議員：

.....沒有收費是否等於沒有業務紀錄？

梁振英先生：

是。

林大輝議員：

但其實沒有收費，即是在我們的行業，我是做製衣的，我很多時造一個樣本給客戶。樣本，我們根本是倒貼.....送給客戶的，不單沒有收費，還把樣本倒貼客戶。其實，沒有收費不代表是沒有業務，只是一個investment for future business。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沒有收費不是一個investment for future business，我在陳述書中都說過，而要求我們提供這些免費地價資料的那間工料測量師行，和我們是半個"同行"，屬於同一個學會，但不是完全"同行"。它的公開聲明亦說過：一，我們沒有收費；第二，它沒有任何的明示或暗示給我們，日後在西九問題上，可以有業務給我們。我們這些半個"同行"之間的關係是甚麼呢？有些時候我們做估價，需要一些建築成本的資料，別人免費提供給我們；有些是別人有需要幫忙的時候，我們提供一些地價資料、物業價格給他們，就是一個這樣的關係。

在那本"大簿"中，如果我們要將所有不收費的所謂——林大輝議員口中所說的——業務放進去。第一，沒有這個需要；第二，這本"大簿"可能會非常非常大本。

林大輝議員：

梁先生，我想問問，你們公司有沒有準則，如何決定收費及不收費？即是對一個客人。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這個.....

林大輝議員：

還是凡是客戶都不收費呢？

梁振英先生：

.....這個相對於戴德梁行這幾位舊同事的工作來說，不收費這個決定，完全不需要來到我這裏.....

林大輝議員：

沒有準則的？

梁振英先生：

.....他們自己的部門，他們自己已經可以決定。估價部是一個相當成熟，而且管理得好的部門。他們的部門主管完全可以決定做一單這樣簡單的工作。收費或不收費、收費收多少。

林大輝議員：

我是同意的。你們放權給他們工作，但是都有一個文化，譬如大客戶，不收費；或有potential的，也不收費。沒理由個個來"敲門口"的也不收費，你真是應付不暇。

主席：

林先生.....不是，林議員，這個會不會是你最後的問題呢？

林大輝議員：

最後的，你都叫我最後.....

主席：

如果不是，我就.....

林大輝議員：

.....你都暗示我最後.....

主席：

.....不是，OK，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這個決定都是在部門的層面，它們自己做的。因為當時單是香港，都有10個部門，全個北亞地區，可能有1 000個同事，不要說東南亞等等地方，部門決定一單這樣細的工作，它們收費或不收費、收費多少，是不需要來我這裏的。

主席：

好，黃宜弘議員。

黃宜弘議員：

多謝主席，在上次公開聆訊的時候，我曾經問過 Eric JOHNSON 一個問題，他給我的答案，大家記錄在案，我不再說，但是我的問題是，當這個利益申報表發生問題的時候，其實解決這個問題，可能有3個選擇。第一，將這個參賽者 foul 出去；第二，你閣下自動 offer 你 resign；第三，第一及第二同時進行。我很想知道，當時這3個選擇，有沒有討論過？為何會選擇第一個選擇呢？

主席：

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在我記憶中，沒有討論過，我亦沒有要求評委討論甚麼或不討論甚麼，正如我大概在十幾分鐘前回答另一位議員的提問時亦說過，發生了這件事，我還未知道整件事的全部，便要在會議上討論如何處理好這件事，我不是太主動、太積極的，基本上，我是等候主席和其他評委的決定。

主席：

好。

黃宜弘議員：

上次Eric JOHNSON似乎對我們說，在研究這個問題時，他與主席和你曾經離席討論這件事，我不知道你是否記得這情況？你可否告訴我們，當你們三人面對面討論這件事時，內容為何？

主席：

這是最後的問題，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我記得跟主席討論過這件事，我剛才回答時也說過，我估計Mr Eric JOHNSON亦在場，但我記得主要的對話對象是主席，內容是甚麼呢？就是把我同事告訴我的情況向主席複述，讓他知悉。

主席：

好，今天研訊至此，很多謝梁先生延後了4分鐘時間。不過，正如我剛才提及，委員還有很多問題會繼續提出，所以，我們會再研究何時可能再要求梁先生出席研訊。

今天的研訊到此結束，證人可以.....梁先生。

梁振英先生：

或者請律師問.....

主席：

不可以，不好意思。

梁振英先生：

有一個很簡單的程.....

主席：

我們的規定，只能由梁先生自己提出。

梁振英先生：

是很簡單的程序或法律問題。

主席：

是的。

梁振英先生：

當然今天研訊的前後部分，我都是在宣誓的情況下進行的。

主席：

是。

梁振英先生：

我不知道下次再回來會是何時，我宣誓的情況是否延續至下次回來，還是暫時到此為止呢？

主席：

是延續的，是延續的，是延續的。換句話說，下次再邀請你回來時，是延續的，無須再宣誓。

梁振英先生：

在這段期間，我是否不能跟任何其他人討論任何有關這件事的內容呢？

主席：

以我的理解，沒有這方面……

梁振英先生：

沒有這方面的限制。

主席：

……的規定，對嗎？沒有這規定。

梁振英先生：

OK，謝謝。

主席：

好，至於何時再次傳召，委員會會再研究，並盡快通知梁先生。梁先生，你可以在這時候退席。

下次研訊會在3月31日上午9時舉行，請委員移步到會議室4，繼續我們的閉門會議，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會議，希望大家能夠出席。

今天研訊結束。多謝各位。

(研訊於下午1時05分結束)